

圣灵工作的分辨记号

爱德华兹 著

柏斯丁 译

**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APPLIED TO THAT UNCOMMON OPERATION THAT  
HAS LATELY APPEARED O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OF NEW ENGLAND: WITH A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WITH WHICH  
THIS WORK IS ATTENDED**

By Jonathan Edwards

圣灵工作的分辨记号，应用于那最近出现在新英格兰民众心智中的非凡工作，特别考虑到与这工相伴的极不寻常的事例

—约拿单-爱德华兹

作者简介：

约拿单-爱德华兹，1703-1758，北美清教徒领袖，牧师，神学家和哲学家。

译者简介：

柏斯丁，出生成长在粤北南岭山上。本科到博士都就读于中山大学。现在大学任教，主讲逻辑、知识论等课程。曾访学于香港道风山汉语神学研究所/信义宗神学院、UBC Regent College、Calvin College、TCU Brite Divinity School。撰有“自然主义的下降之路”等论文，并出版专著《追随论证》。



## Contents

库珀先生致读者序.....	4
前言：真圣灵工作的记号.....	15
第一部分 否定的记号.....	18
第二部分 肯定的记号.....	39
第三部分 应用的推论.....	51

## 库珀先生致读者序

肇始远古，神的教会经历了若干个治理时期，或曰恩典时代。教会曾有族长的恩典时代；还有摩西律法的恩典时代，以及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是曾闪耀过的最明亮的日子，并且超过了其它的恩典时代，有着特别的优胜之处。这些话是我们的救主向门徒说的，当他首次在上确立弥赛亚王国，而福音的光和能力开始四处传布，他向门徒们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路 10：23-24），愿我们救主的这些话语也是向我们说的，因我们是如此幸福地生活在福音的恩典时代下。

摩西恩典时代，尽管因仅为预表和影像而模糊了，然而却远胜过前者。但福音的恩典时代却远为荣耀，以至于使得律法的恩典时代的荣耀黯然失色，正如当太阳升起，显出大能时，星星就消失了。有赖于圣灵的工作，福音成为如此的荣耀。在福音的传扬之下，圣灵以更丰富的程度，被浇灌出去；不仅如福音的初期，以神迹的恩赐方式，而且以他心灵内在拯救的作为，伴随着外在的事工，致使无数人归向基督。那从前曾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灵魂，如今被赐以属灵的生命，并且因此预备好他们承受永生。这样，当使徒保罗在旧约和新约、摩西律法和耶稣之间做比较时，他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林后 3：6-8）

这福音的蒙福时代，有若干个其他的称呼，这些名称可以使我们对福音的更为尊敬和重视。它被传福音的先知们称作，“主的恩年，”（赛 61:2）。或者，它可以被理解成禧年，或者慈爱年，或者主的美意年；因为必会是在这样的特别时期，他必会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并且以丰富慷慨的手施出属灵的祝福，显示他的恩典和恩惠。它也被我们的救主称作更新和复兴（太 19:28），可以不仅指万有荣耀的复兴，这是在基督的恩典时代终止之际所被寻求的，而且指在特定的灵魂中恩典的更新工作，这个恩典在更新工作中由始至终都持续着。比起福音时代神的恩典的事例，先前的恩典时代中极少有人被更新和成圣。当有福音的教会首次被建立起来之时，许多的民被带进教会，这应验了先知的发问，那发问是可喜悦可尊敬的，因那发问也实在是个预言。（赛 60:8）圣灵的能力，如此地伴随圣道的事工，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因着一次布道归向基督。当福音光在这个世界首次拂晓，圣灵有碍如此巨大的倾注。那喜人的信仰之泉，因此出现在地面上。然而它的拯救之光与能力却又逐渐地退去；并且因此福音变得没有那么成功，基督教的景况在一个又一个地方衰微了。

确实，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时期，当福音之光冲入教会，驱散笼罩教会的敌基督的黑暗阴云，神圣恩典的力量，如此地伴随了圣道的传扬，以至于它在灵魂的回归与造就上已获得令人钦佩的成功，有福的果实也出现在宣信者的心灵和生命当中。那是属于“人子的日子”的一个时期。当那时，这被高举的救赎者骑马向前，在他的荣耀和尊荣之中，骑在纯粹福音的白马上，征服着且再去征服。他握弓在手，如同约拿单手中的弓，绝不徒然返回。但现在，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已然成为何等死亡、不结果实的时代。全部改革的教会都何竟如此？金雨已止息，圣灵的影响也停止；结果是福音没有了任何突出的成功。皈依已变得稀少而模糊，给神生的儿女少而又少。基督徒的心，在圣灵治理下曾经如此生命丰盛，温暖苏

醒，现在却不复如此了。

在这片土地上，多年来，这就是我们当中的宗教的可悲状况。（除了两个特别的地方，曾在过去被慈霖爱雨所造访过，其它市镇和教会则未曾被此甘霖所惠临）凡受过属灵感知操练的人都知晓此事，正如信实的传道人和严正的基督徒已然为这种状况哀恸过了。同样，我们在一个主日又一个主日的公共祷告里为此恒切祈求：“愿神将他的灵浇灌我们，并在岁月当中复兴他的工。”除了政府所指定给我们的每年的禁食日之外，大部分的教会还分出专门的日子，以祷告和禁食寻求主，愿他会“来降下义雨泽被我们。”

而现在，“看啊！我们所寻求的主，已突然临到他的殿”。现在我们所蒙到的治理或恩典，的确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父辈所曾看见过的；而且，在某些事例中是如此奇妙，以至于我相信这是自从主升天之后圣灵的超乎寻常的浇灌以来，未曾有过类似的情形。使徒时代似乎已返回我们之中了：在他的民的会中，圣灵的能力和恩典得到了如此的夸耀与彰显，为福音之道作了如此的见证。

已故的可敬而博学的侯华先生(Mr. Howe)的一段非凡的话，我想可能值得在此誊写出来。他有论文名为“因着圣灵丰富的倾注，末世到来之前基督教会的繁荣状况”（第80页）文中有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代，当圣灵会被丰富浇灌出来之际，无疑传道人会有他们与此相称的份。而正值这样预定的时代，我相信你们必会听到很多其他种类的布道（或者，那些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们，必会听到很多其它种类的布道）是不同于你现今所习惯听到的那类布道的：灵魂无疑将以其它尺度来被处理。显然，令人悲哀的是，圣灵甚至大大的从我们身上大大撤回去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向灵魂说话使其苏醒；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到达你们的内心，我们话语在我们的口里死亡，或者在你们和我们之间落下和死亡。我们甚至在我们说话之时

就失去了勇气。长久的失败使得我们灰心丧气。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像是这种人，就是那盼望获胜、盼望把你变得严肃认真，使你属天并心怀上帝，使你更像基督徒一般地行走。吸引并说服灵魂的方法，就是甚至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已经知道的方法，已经极大部分在我们当中丢失了。如何抚慰顽冥不灵的硬心肠，如何唤醒封闭的心，如何劝说固执的人，如何赢得并说服不平不满的人，曾有别的方法被采用过，我们现在却无法说出是如何失去了这些方法。当如同我们所期待的，当圣灵必如此地满溢，以至于必定将会有极大的福份，甚至这些福份会临至传道人，他们就必会知道如何为更美善之目的讲说。他们的讲说就更有同情，更为严肃，更有权柄和能力，这些是我们现在未能见到的。”

和这位杰出人士恰当的盼望一致，我们也已然在这惊人的时代发现了它。一些传道者已然出现在我们当中，就是神已将大量的灵赐给他们，以至我们有时愿意将巴拿巴所有的特征应用在他们身上，就是“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徒 11：24）他们以非凡的热情和勤勉四处传扬神恩典的福音。

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是改革的真理，在这个真理的影响下，虔诚信仰的能力，在上个世纪是如此繁荣兴盛。他们的传道所转向的要点乃是这样：人的罪恶，败坏和软弱无能；借着圣灵而来的超自然的重生和复兴，因信基督的义而来的白白的称义；以及新生的记号。他们传道的的方式，与人的智慧的迷人话语无关；然而，他们在完全人中讲智慧。对基督和灵魂炽热的爱，温暖了他们的胸怀，并且激励他们劳苦。神已经使他的传道人成为活跃的灵，成为事奉他的火焰；他的话在他们的嘴里，已然成为“如同烈火，如同击碎岩石的铁锤。”在他们曾劳苦的多数地方，显然神都和他们同工，并且“用随之而来的证据来证实圣道。”自神在我们当中建立它的圣所以来，在敬虔会中，竟有如此的神的能力和同在，这是眼睛未曾看过

的。它实在“使他荣耀的居所得了荣耀。”

这个工作就其范围而言，实在是异乎寻常的。这个工作或多或少地就发生在这片广阔大陆上的数百万英里土地的若干个地区。“他在地上发出他的命令！他的圣道疾驰。”这个工作进入和散布在人口最众多的市镇，主要的商业和集散之地。并且——颂赞归于神！——这工眷顾了博学之座，不但在此处，也在邻近的殖民地。愿圣灵永驻在他们这两处，抓住我们热诚的青年，并且塑造他们，如同擦亮的箭杆，当他们必被呼召出来事奉时，他们得以成功地打主的仗，抗击黑暗权势。论到人数，已经作为这工作主体的那些人，其数目也是极其惊人的。成千上万的愚蠢的罪人已经被唤醒；在一些地方，这样的问询已经很普遍：“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我实在地相信，在我们祖国这个大都市里，在上一个冬天，成千上万的人感受到了他们从前决未曾有过的虔诚信仰的印象。

对于已经在其影响之下的不类型的人们，这个工作也是非凡的。——这些人是各种年龄的人，有些年纪大的人，尽管他们已经过了美好的年华，但却如同燃木从燃烧中被夺取回来，被造就成为神圣恩典的纪念碑，并且他们得了新生，成为了神的孩子；如同使徒按照他自己的情况说的那样。（林前 15）。但在此，按照我们看来，其最主要的影响在年青人。生气勃勃的青年被感召，向救赎者的权杖低首弯腰如同柳树，并欣然以双手赞美主。从一些小孩子，吃奶婴孩的嘴中，神为他自己建立了赞美，使仇敌和复仇者沉默。他们有来自不同等级和地位的人。一些是来自高级和富贵阶层的；更多的来自卑贱贫穷阶层。他们也来自其他国家和种族。埃塞俄比亚已然伸出她的手：一些穷苦的黑人，我相信，已经被带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他们也来自不同品质和环境。最无知识的人，世上的愚拙人，知识上的婴儿，已经被变成智慧的人，好叫他们可以而得救了，并且被授以属天的真理，这些真理是向着智慧和精明人隐藏的。有关天父的事也已经得以向人们当



中的那些博学之士启示，那些事不是属肉肉的所指示的：因这些人本来追随现代俗谛，心中只有现代的文雅说教。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战胜了自己的偏见，击败了属肉体的理性，并使他们的悟性在福音的奥秘面前俯首；他们现在原原本本领受了基督里面的真理，他们的信心不再“以人的智慧为基础而是以神的能力为基础”。一些最粗暴混乱无序的人，他们的行为变得有规律了，在一切事情上变得冷静清醒了。放荡轻浮之士变得庄重而严肃认真了。

一些罪大恶极的罪魁开始转变成为真正的圣徒，贪吃好酒之徒变得有节制了；邪荡淫乱的人变得行为贞洁；咒诅者、褻渎者学会了敬畏那荣耀可畏的名字，即是主他们的神；属肉体的世上的追求被转变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确，愚弄者和嘲笑者屈服在这工作及其器具的能力。某些这类的人，走去听传道者布道，就如同有些人说保罗，“这糊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然而却不能抵挡传道者说话时所带的能力和圣灵；他们在圣言下战抖，继而跑出去哭泣；随后，就忠于传道者，如同阿略巴古人丢尼斯忠于保罗。（徒 17:18, 24）凡此种种是超出我的见识之外的。有美德的文明人被说服，道德并不是生命所倚赖的基础，所以要奋力寻求新生，并且凭信心寻求和耶稣基督生命的联合。同样地，形式上的宣信者已从他死的样式中被唤醒，被带到神圣的能力之下；脱掉他虚假的安息，被带往去把他的希望只建立在中保的义上。同时，神的许多儿女被极大地唤醒和更新；从他们所堕入的沉睡的躯壳当中苏醒过来，奋起而勤勉地去使他们的蒙召与被拣选成为确据，就有了宝贵的、复苏的、加印记的时期。因此，在神的荣耀季节，神圣的影响广阔而普遍。

再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圣工都是一致的。根据我收到的信中描述、以及通过和传道人并他人的谈话，（就是圣工正在进行着的这片土地上，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的传道人和其他人），正是那些同样的工作在一个

又一个地方持续开展着。圣灵在人们心灵中动工的方法是同样的；尽管处境多样各异，正如在别的时代通常也是如此。这工会伴以特别的一些表象，那些表象在其他时代没有那样的常见，但也大致相同。这些表象确实被很多人反对，就是那些敌挡这工的人；然而，无论这工在哪里工作，在其主要的成就之中，使人回转皈依则仍是同样的工作；然而，这样的看法似乎是合理的：在超乎寻常的时期，神乐意以更值得注意的和荣耀的方式，以他本来不得被这个世界所注意的方式，去实施他恩典的圣工；在这样的时代，我说，这样的看法似乎是合理的，即在使人皈依的工作中，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表象是在其他时期不常见的——然而，这成就的回归是真实的——或者伴随这圣工的某些事例可能以不平常的程度和高度出现。若非如此，主的工便必不会如此的被关注和讲说，神就也不会有出于这工的如此多的荣耀，而圣工本身也必不会这般迅速地传扬开。因为神显然在圣工的开展中，既用了榜样和也用了讲论。

而至于说到这工的果子，就是我们如此被吩咐当常常等候的果子，神是应当被称颂的！只要有时间作观测，它们就显为是持久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无一失去其印迹，或者没有假冒和弃教背信的例子。在这样的时期，圣经和经验教导我们预料到会有这些事情。对于我，如果不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只有满心惊奇和感谢。但我的意思是，大量已被唤醒的人们仍在寻求和奋力要进入那窄门。那些被认为是皈依了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持续地显示出他们作为新生命的证据，并且看来是全心全意忠于主。确实，在这市镇，就是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以及在更小和更偏远的地方，事物的新面貌持续不断。尽管，很多事例协和一致促成这工，在这地方并不明显。很多与福音的信仰告白不相称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被改革了。酒店、歌舞学校、以及形形色色的聚会，这些一直被证明是对严肃的虔诚信仰不友善的，现在远远不那么频繁了。很多人已经缩减了他们的衣饰，

以便使他们看起来更像卑微的耶稣的追随者。一些年青人，以及那最乐于这些虚浮的女性，也都脱下其装饰与华服，真是让人又惊又喜，因为那是她们寻求“王的女儿”之内在荣光的结果和迹象。敬虔现在远为更多地成为了朋友们家中谈话的主题，是我从未曾知道的。典恩的真理被信奉和享受。私下的宗教聚会大大增加了。公共集会（尤其演说）有更多人出席了；我们的听众从未曾如此关切而严肃认真。的确有对“圣道的纯净灵奶”的不寻常的饥渴。

在此镇上，一个晚间讲坛建立起来已有十二个月之久；这样的讲坛现在则有若干个：有两个固定在礼拜二和礼拜五晚上。我们某些容量最大的房子充满了听者，而这些听者，按他们的外观和态度看来，看来是为了叫他们的灵魂或者可以复苏而来听的。现在，在神的院子中的一夜要比任何别处的万千夜晚更被看重。在私下里，也有对传道人的巨大诉求。我们的手持续充满了工作：很多时候，来寻求圣道的人太多，使得我们无法为之一一个别讲述。我在此要详尽并特别地讲述，是要叫远方的人们，凡渴望知道在此的宗教状况的人，当这些文章将到达他们的手里时，他们可以得到满足。

如今，当把这个工作归因于什么灵？有任何人可以对此不知所措？如同某些人所做的那样，把它归因于魔鬼，那就是将这古蛇看如那个愚妇。“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家室。”（箴 14：1）我们的救主教导我们在像这样的事例中，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论。“凡一国自相分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分争，必站立不住。若撒但赶逐撒但，就是自相分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太 12：25，26）

有些人怀着偏见来反对这项工作，另一些人则辱骂和遣责这工作，但这是神的工作的事实：如果它不是神的工作，那么就必须有另外的记号；因为这个世界的灵，和来自上帝的灵是互相对立的。我不奇怪，当撒旦王

国如此地被动摇，而它的跑腿成百上千，我希望是成千上万，离弃它之时，撒旦暴怒，并且把怒火显现在还留在黑暗权势下他的某些的跑腿身上。一些人的偏见，我不怀疑，是由于缺乏机会获得正确信息，他们从外界接受了误传。另外一些人，可能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内心，对这样的工的任何事情从未经历，因而被触犯了；而如果这些事情是这样的话，他们必须重新开始，他们必须建设新的基础，这是与他们已经建立的根基不同的，这是人所无法带来的。而另外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欢目前的工，可能因为它支持了和证实了某些他们尚不曾信奉的原则，并且在他们的头脑中徘徊着反对这些原则的偏见，这些偏见是他们无法轻易甩掉的。因为确实无疑，这些果实并不生长在阿米涅派的根基上。我不希望，人不喜欢这工，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工作中作为器具被使用。因为，我们若真心地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必会欢喜看到他兴盛，纵然我们自己必衰微。如果任何人坚决定意不相信这工，辱骂并反对它，他们必定被交由神的自由的权柄能力和怜悯去启蒙并挽救他们。这些人，即使他们有机会得闻正道，即使他们生活在我们主的时代，我也料定他们必定会是不信者，他们必定是我们救主的神迹和传道的反对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暴露的那种恶意，在我看来是趋近于不可原谅的罪；并且他们必须谨慎，免得他们真的犯了至死的罪：因为我认为无论在今天的时代，还是在使徒的时代，犯这样的罪都是同样可能的，因此，我认为比起在别的时代，人们现在犯这样罪的危险更大。至少，要让他们俯伏在对道的敬畏之下，正如诗篇 28: 5 所说的，“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

但如果任何人倾向于接受确信，有向光敞开的心，并且真的乐意知道现时的工是否出于神，以极大的满足和喜悦我可以向他们推荐下面的文章；在其中，他们将发现这工作的“辨别的记号”，这些记号是在圣经中可找到的，这些记号被应用于这地方的许多人心灵的非凡工作之中。在此，这

事已然被圣经之绝对无谬的试金石所试验过了，并且在圣所的天平上被秤过了，是以极大的公正和不偏不倚被秤过的。

这类的作为是适时和必要的；我衷心渴望称颂神，神使他的仆人担当了这事，并且满有恩典地在这事上帮助他。这位可敬的作者被看作是“授命朝向天国的文士”，他蒙召履行他事工的地方，已因经验的宗教而闻名；并且他有机会在这工强有力地出现的很多地方观察这工，并且和这工当中的人谈过话。这些事情使他比大多数人更适合担当这项工作。他支持这工论说，是强有力地从圣经、理性、和经验当中获得的，并且我会认为每一个坦白、公正的读者将会说，他行文写作大大不同于那徒有热情与偏见之人。人类学识的使用得到了坚持；讲道的系统方法，查经和祷告的果实得到了推举；判断他人时努力加以爱心和宽大为怀。而那瑕疵之事，或妨碍圣工的事情，则以极大的忠诚对之告诫和提醒。我相信，很多人将为此文的发表而感激。那些已经保有了对这工的良好看法的人，将因此而被坚定；有疑心的人则可能被说服而确信。但是，如果还有任何人终究不能看到神圣之手在这工上的签名，就希望他们将被说服取消他们的非难，并停止他们的敌对态度，免得“他们恐怕是与神为敌了。”

我还有若干事情要说，我发觉我必须止住不说，否则我就超过序言的限度了：并且，因为我写的这序所已经达到的长度，我恐怕需要请求读者和出版者的原谅。只是我无法忍住要表达我的愿望，愿那些在一个又一个地方已经熟悉这些工的人，愿意把有关这工的描述传达给像本文的可敬的作者这样的工人，让他可以将这些事情编辑成文，如在北汉普顿所发生的皈依的事迹，那已在若干年前出版了；因而好叫世界可以知晓这惊人的恩典时代，它的开始、进程及它的各种情况。

我看这必定是为了使圣灵得尊荣，因圣灵的工作和职能在基督教世界曾被如此轻慢。这曾遭蔑视的福音之神性，如今得到明白的证实。它或许在

别处也有幸福的效果，在那里，这奇妙工作的声音，必因这文章的传开而被听见。我只能认为这定是教会历史上最有用的时期之一，神的百姓在这个时期蒙福了。或许，在有过的任何事例中，它最接近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全部世界历史也未能达到那种情况：我们拥有某种像在创世纪中所发生的惊人的事情；另一种的新创造，仿佛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我必须止住了。

我将只加上我的祷告，就是愿本文可敬的作者可以长时间持续地作金灯台中燃烧发光的灯（是基督把他放在这金灯台上的），并且在这里将他的光散布至各地！也好叫旨意已在此彰显的圣灵，以其大能的影响，伴随他仆人的这种或其他的尊贵作品；好叫他们可以促进救赎者的益处，促成那满有生命的信仰的目标，并使作者的眼前的喜乐更为加增，并加给他将来的冠冕！

波士顿, 1741 年 11 月 20 日

W. 库珀

## 前言：真圣灵工作的记号

“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壹 4：1）

使徒时代，神的灵大大倾注，乃前所未见。这既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和恩赐，也有一般的做工，或劝导，或感化，或光照，或使人的灵成圣。但随着圣灵的作为充满，假灵的作为也多起来。恶魔善于模仿，不仅模仿圣灵寻常的作为，也模仿那不寻常的作为，正如使徒书信中众多章节所显明的那样。这个情况使得尺度和记号成为必要，就是基督的教会当为某些确定的尺度及明辨清楚的记号所装备，通过这些尺度和记号，她或许能安全无误地判断真假，免去被欺骗的危险。给出这样的尺正是本章经文坦白的意图。在本章中，这个主题得到了比在圣经的任何其他地方更确切和完全的处理。使徒（约翰）出于既定目的担当了责任，向神的教会提供了真圣灵的这样的记号，那记号是明白可靠的，并且很适宜使用和实践。他贯穿全章地力陈此主题，好叫它可以被清楚有效地撑握。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这章经文的论述却不再被留意，这是奇怪的，因现在人们的心灵中有着如此不平凡而广泛的动工，有如此多种多样的有关这工的主张，以及如此之多的有关圣灵的工作的讨论。

使徒（约翰）有关这个主题的论述，开始于偶然提及圣灵内住，即作为对基督有关心的确据。“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至此我们可

以推断，使徒(约翰)的意图不仅是要给出记号，为要藉着这样的记号，并且靠着他的非凡的预言和神迹的恩赐，可以把真假圣灵区别开来，而且，是要藉他在百姓头脑中的寻常的影响力，使得他们与基督联合且在他里面被建造起来;这个联合也是从那被授予的记号本身中所显明的，这是我们随后将要关注的。

这里的引用的经文是个引言，引出这篇论述，就是有关如何区别真假圣灵的那些分辨记号。在使徒(约翰)开始定下这些记号之前，他告诫基督徒，首先，反对过分轻信，又反对过早接纳当作真圣灵工作的每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象，“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其次，他表明，有很多是假冒的，“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些人不仅假装有神所默示的异常恩赐，并拥有神的灵，而且是上天的伟大朋友和特别恩宠的人，因而是杰出圣洁的人，并且，属于圣灵的一般的拯救与圣化的能力，在他们心中丰丰满满。因此，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察验这些话语，把它们作为指向标来试验并且试炼出他们之为伪装的神的灵。

因此，我的意图是要表明什么是神的灵的工作的真实确定的、可分辨的证据，借着这样的证据可以妥当地进行判断，我们在自己内心中所发现的任何作工或者所见的他人心中的作工。并且，在此我希望看到，在这样的事例中我们会以圣经为向导。这是神给他的教会的伟大而永存的法度，为了在他们灵魂的伟大关怀有关的事情上指引他们；这是绝对无误和充分有效的法度。在关于如何辨别诸灵的这件大事上，无疑赐给了充分有效的记号，以指引神的教会，没有这样的记号神的教会就必暴露敞开在可悲的错觉之下，并且必会不可救药地受到他的敌人的欺骗和吞灭。并且我们不必害怕相信这些法则。无疑，撰写圣经的圣灵知道如何给我们好的法则，藉着这样好的法则，我们可以将圣灵的工和一切假冒圣灵的工区别开来。如



我以前所观察的，神的灵在这里，出于既定的目的做成了这工，并且比在任何别处做得更特殊和充分。所以我在现在的论述中，将只把自己限制在我在本章经文中所发现的试验诸灵的尺度或记号，而不到别处去寻找这样尺度和记号。——但在我特别要开始为这些尺度或记号讲论之前，我要准备我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在某些事例当中，从否定的角度来评论什么不是神的灵的作工的记号或证据。

## 第一部分 否定的记号

或什么不是我们用以判断一个工作的记号，尤其是，什么不是那证据，藉之我们可以判断出一项工作非出自神的灵。

### I.

一项工作以一种异常的和惊人的方式而持续开展，若是事情当中的不同与差异仍然可以被包含在圣经法则的限度之内，凭此不能由此确切地推断出任何结论。教会过去惯常的样式，并不是我们用以判断的法则；因为，可以有神新的和异乎寻常的工作，并且，他显然向来是以超常的方式做工的。他让新事物，奇异的作为发生，并且，他已经以这样让人和天使都吃惊的方式做工。并且，正如神在过去的世代里如此行事，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仍将如此。圣经的预言给我们理由相信神有要成就的事情，就是眼目未曾看见过的。有人争辩说，若上帝所定法则没有偏离，那工作若是偏离了迄今惯常之例，就不得算为圣灵的工。然而，圣灵在他的动工中是有最高主权的；我们且知道他行事方式多有变化；还有，我们无法知道在他自己所确定的法则范围之内，他可使用的变化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应该把神限制在他不限制他自己之处。

因此，凭人们的心灵受到了超常程度的影响这一点来断定一项工作不出自神的圣灵，这样的断定是不合理的。如果他们仿佛对罪的可怕本性有超乎寻常的确认，并且对无基督状况的悲惨有非同寻常的感受，或者对神圣事情的确实性与荣耀有异乎寻常的看法，并且，被合比例地极不寻常的情感，如恐惧和悲伤，渴慕和热爱，或喜悦等打动：或者如果这明显的变化的出

现十分突然，而这工以极不寻常的迅速被持续开展，而被影响感动的人们为数极多，其中很多人非常年轻，还伴随着其它不寻常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并不违背圣经中所表明的圣灵工作记号的。所有这些事情并不证明这工不出于神的灵。如果这工按照其本质，和圣经给的法则和记号相一致的话，那么，这工的影响力和运作能力的非凡的不寻常的强度，则毋宁是赞成这工的证据；因为，按事情本性来说，与那法则相一致的强度越高，和这法则就越一致，那一致也就更明显。当事情处在小的强度，尽管它们确实和法则一致，然而，其本质是否与法则一致，则不容易察觉出来。

人有极大的怀疑陌生的事情的倾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在他们的时代当中未曾习惯的，在他们的时代当中未曾听过的，在他们的父辈时代当中未曾听见的，他们不容易认为那些是对的。如果一个工作十分不寻常，就以其为一项工作并非出于神的灵的恰当理由，这样是不对的，这在使徒的时代就是如此。那时，圣灵的工作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就是在很多的方面，都是完全新的；就好像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此，这工就以比从前任时候更为可见的和显著的力量而开展，是前所未见的。在突然变化之中，有如此强大而奇妙的神的灵的影响，以及在大众当中有如此巨大的投入和热忱；在城镇，都市和乡村有如此的骤变；有如此迅速的成长，有广阔无垠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很多其它也许可以提及的非同寻常的情况。这工的极大的不平常惊骇了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但他们无法相信这是神的作为：这工作的人们由此被很多人看作是癫狂了；正如你在徒 2：13；26：24，以及林前 4：10 中可以看到。

并且，按照圣经预言，我们有理由以为：在神的灵的最后和最大浇灌开始之时，也就是在世界的末世之中，这工的方式必是非常超乎寻常前所未见的；因此，那么，就有缘由说，如以赛亚书 66:8 所记的，“锡安未曾

劬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劬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可以合理地期待，这工的异乎寻常的方式必和以下二者相称：十分不寻常的事件以及这世界荣耀的变化，就是神必要藉这工使之发生的。

## II.

一个工作不可以按照其对人身体的效果来判断，诸如眼泪，颤抖，呻吟，大叫，身体的剧痛，或体力的衰退。人们受了什么样的感化，不可按照其在身体上这样的效果、以一种或另一种的方式来评判；理由是：圣经中的任何部份都没有给我们以这样的法则。不能因为我们看见在他们身体上的这种效果，就断定那人是受了真圣灵的影响，因为，身体上的效果，并不是神赐给的真圣灵的记号；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根据任何这样外部的表象，就断定人们不在神的灵的影响之下，因为没有赐给我们这样的藉之判断诸灵圣经法则，可直接地或间接地排除这种身体上的效果，也没有给出排除它们的理由。按照神圣永恒事物的本性，人的本性，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联盟法则来考虑，很容易会作出结论说：一种正确的影响力，一种对于事物的真实恰当的感觉，必会对身体产生如此的影响，甚至产生那些最不寻常类型的影响，如身体力量的消减，或身体陷于极大的巨痛，以及过分的大叫。我们无不会猜测且无不会在任何时候必定准备说：地狱的悲惨，无疑是如此的可怕，而永恒如此广大，以致于，倘若一个人对悲惨的本来面目有清楚认识，那么这种悲惨的景象必定是他这个脆弱的躯壳所无法敢当的，并且尤其是，如果同时他看见自己处于这种惨状之极大危险之中，并且完全不确定他是否会被从中拯救出来，是的，并且无时无刻都没有从悲惨中得释放，也没有得安全稳妥。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的本性，我们一定不奇怪：当一个人大大感受到如此惊人的可怕之事，并且对他们自己的邪

恶和神的愤怒清楚了，以至于事情在他们看来正预示了迅速并马上来临的灭亡。我们看到了人的本性正是如此的：当他处在他所大大地暴露于其中的某种可怕灾难的危险之中时，他必会随时立马认为：现在这种危险正在来临。当人们的心充满了恐惧，在战争时期，他们随时立刻会因着一片树叶的晃动而发抖，并且分分钟料想着敌人，并且在他们心里说，现在我必会被杀了。倘若我们假定一个人看见他自己是由一根他知道是很细的丝悬挂在一个大坑边，这个坑里充满燃烧的烈焰，而那根丝线不足以承担他的重量，并且知道从前曾有千万人都曾经处于这种情况，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坠落并且灭亡了，并且他们看不到任何自己够得着的东西，是可以抓得住从而得救的，他会是处于何等的困苦中啊！我们会立刻想到现在这根线正在断裂，以至于现在这一分钟，他必会被这些可怕的火焰吞没！难道他处在这样的情况中，竟会不喊叫吗？那些人，他们看见自己以同样方式悬挂在一个无限地更为可怕的坑上，或那根线则握在神手里，同时，他们看到神极度地被激怒了，这时，这些人岂不更加会大声喊叫吗？难怪神的愤怒，只是一点点地向灵魂显明，就压服了人的力气。

因此，可能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地感受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美善，真正地感受到他奇妙无比的爱，以及真正体验和经历了真正属灵的爱和喜乐，就必定会在身体的力量上极大地被征服。我们全都会准备立即承认：无人能够见神而活着，众圣徒在天上所享受的对基督的荣耀和爱的理解，我们现在的躯体所能够承受得住的，乃是微不足道；因此，这就完全不奇怪了：有时，神会让圣徒们预先品尝天堂的滋味，以至于贬抑了他们身体的力量。当示巴女王来看见所罗门王的荣耀而昏厥，并减弱了她身体的力量，如果这种情形并非不可理解的话，那么，这就更非不可理解的：当教会，就是示巴女王所代表的，从最远的地极，从作寄居的和客旅的身份中，从远处，从以前所处的惨境中，被赎买出来之时，当她这时来睹见

所罗门的原型，即是基督的荣耀时，她必会晕倒；并且，在他在这末后的世代确立起来的兴盛、和平、荣耀的国度之中，就犹为如此。

有些人反驳这样极不寻常的表现，他们认为：因圣灵非凡的浇灌而产生极不寻常的表现，新约并没有记录这样的例子。既无理由，又无任何圣经法则，排除这样的事情，尤其在到目前所见情况，倘若这也算是个反驳，那么，我看不出这种反驳有什么力量。我不知道在新约中有任何特别提到有人因着对地狱的恐惧，或因感受到神的愤怒而哭泣、呻吟或叹息；但是，难道就有人竟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因此理论说：这些情形无论出现在谁身上，他们的认信都不是从神的灵而来的？我们不这么理论的理由是因为，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人的本性，以及按照圣经通常告诉我们的有关永恒事物本性和对圣灵的信念的特性，这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没有必要就外在的和境况的效果来特别地议论任何事情。无人会以为有任何必要对每一个心灵的内在活动的外部的偶然表现，都要给出特别的圣经经文作为证据。并且，尽管这样的情景并未在神圣历史中有特别记录，然而，按照我们所有的通常的理解，有极大的理由认为：在那些日子里，事情也必会如此，而非别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圣灵这样巨大的倾注，若没有在人的身体上的那些更为不寻常的效果的话，就是不完全的。尤其是那禁卒，似乎就是那特性的例子，当他在极度困苦和惊异之中，以至发抖，就在保罗和西拉面前仆倒。在那时，他的仆倒并非故意让他自己摆出祈求的姿式，或者是以卑微的态度来向罗保西拉致意；因为他那时似乎并没有对他们说任何话；但他先将他们领出来之后，然后对他们说，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徒 16:29-30）但他仆倒的原因似乎和他发抖的原因相同。诗篇作者描述他在良心的知罪及罪疚感之下，他大声喊叫，并且他的身体大为变弱，如诗篇 32:3-4 所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唉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

们可以从这些经文至少作出这样的理论：如此的认罪知罪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中是可以以设想的。倘若我们猜测，在这表达中有任何夸大其词，然而诗篇作者必定不会用竟然是荒谬的东西表达他的情况，他所说的内心的运行决不会有任何程度这种荒渺的倾向。在马太福音 14：26 我们可看到，当门徒们看见基督从暴风雨中走向他们，把他当作某个可怕的敌人，在那暴风威胁着要灭掉他们，“他们因恐惧而喊叫”。那么，当神作为可怕的敌人向他们显现，并且他们看见自己处于巨大危险之中，要被永恒悲惨的深渊所吞没，这时人会因恐惧而叫喊，那么，为何这竟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呢？那佳偶，一次再次地说她自己被基督的爱所胜过，以至于她身体衰弱，乃至昏迷。如雅歌 2:5 所述，”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又如雅歌 5: 8，”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从这个例子，我们至少可以证明，在这样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效果出现在圣徒身上可以设想的，这样的效果有时在基督的教会也会是有的。

有一个弱的反对理由，认为热情家的印象会在他们的身体上产生巨大的效果。贵格派习惯于颤抖，但这并不能证明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还有禁卒，他们在良心的真正认罪悔改之际就不会颤栗。的确，一切对于身体的效果的这类反对理由，无论它或大或小，似乎都是极其鸡毛蒜皮的：那些如此理论的人，在黑暗当中行进，他们不知道走什么样的地基上，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则判断。事情的根基和路径要被考察，工作和情感的本质要被深入探究，并且凭神的话语的法则来察验，而不是凭血气或肉体的灵来察验。

### III.

人们心中的动工造成了有关虔敬的大量喧嚣，于是就说它不是神的灵的工

作，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尽管真敬虔和法利赛人的敬虔有相反的本质，因法利赛人的敬虔是炫耀的，喜欢在人眼前标榜自己，为要得人的夸奖。然而，这是人的本性：在一群百姓当中，有巨大的关注、强烈的感情和心灵普遍的参与，却没有在这群人当中引起显著的，可见的和公开的躁动与转变，这在道理上是不可能的。人们的心非常感动，就表明他们不在神的灵的感化之下，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属灵的和永恒的事物确实是如此的伟大，并有如此无限的关怀，以至如果人本身只是稍微地为之感动和影响，也会有极大的不合常理。人们若按照所配得的程度而受这些事感动，或者按照他们之为重要的一定比例而受感动，于是就说他们不是被圣灵所感动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没有道理的。自创世以来，作为总体上的人类，当他们被无论什么样的事大大感动，而却不产生任何声响或躁动，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呢？人的本性不会允许这种说法。

确实，如路加福音 17：20 所记，基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就是说，天国和外在的可见的事物不一样。天国不像尘世的国度，尘世的国度是以外在的喧哗建立起来的，建在某个特定的地方。王城，即王国的座位，就尤其如此；如同基督自己在下面的话所解释的“他们不必说，在这里，或在那里；因为看啊，天国在你心中”。神的国度不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中，也就是建立在撒旦国度的废墟之上，而却没有显著而巨大的效果：事情的状况中巨大的变化会令全世界瞩目和惊叹：因为像这样的效果甚至在圣经的预言中就被表明了，并且基督自己也是这样表明的，正在此处，也甚至正在他对前述话语的解释中，如 24 节所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这节经文区分了要建立他的国度的基督来临，和假基督的来临。基督告诉我们假基督来临是以私下的方式，是在沙漠中，在密室里；而神国建立的事情，则必定是公开的，是在全世界人的眼前，清楚地显明出来，恰似闪电无法被隐藏，



却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闪耀，并且从天的一边划过天的另一边。并且我们发现，当基督的国度在使徒的时代藉着圣灵的显著浇灌而来临时，到处都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在圣灵的巨大的倾注之时，在耶路撒冷激起了何等大的反抗！同样在撒马利亚、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等事喧哗满溢，某些人因此以为话柄，说使徒们搅乱天下。（徒 17：6）

#### IV、

许多这工作的人有很多想象而来的印象，因而在人们心灵中的这工就不是神的灵的工作，这种说法是没道理的。人们拥有凭想象而来的很多的印象，但这并不证明他们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是容易理解的，就是有大量的各种不同性情的人，当他们的思想，投入到对于不可见之事的强烈的思想和感情当中，在这群人中，必定会有很多这种特性。是的，倘若竟没有这种特性，那倒是奇怪的。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就是我们无法不借助一定的想象力，而思考不可见之事。我敢向任何有伟大心智力量的人提问，是否他能够没有想象的理念参与他的沉思，而能够专注他思想神、基督或另一个世界的事？并且心智越投入，沉思和感情越浓厚，而想象的理念通常也越生动而强烈；尤其是当伴随有惊奇之事。在下面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即当心智的展望十分新颖，并且牢牢地抓住热情，如恐惧或喜悦；并且当心灵的状态和观点，从完全相反的一个极端骤然转变，如从极端糟糕转变为极端狂喜和欢悦。难怪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区分想象的事物和理智灵性的事物这两者；并且他们容易太看重想象的部分，并且在说起他们的体验时会最迅速地说到这个想象的部分，尤其是理解力和分辨力较弱的人。

神既然给了我们想象力这样的一种能力，因而也把我们创造成为若不使用这种能力，就无法思想那属灵的和不可见之事；所以，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和本性：当这种能力被恰当地使用时，它真是臣服于并有助

于心智的其他功能；尽管很多时候，当想象力太强，而其他的功能弱，则想象压抑并扰乱了其它功能的应用。这就如此地向我显明：在我已经熟知的许多事例之中，神实在地使用这种能力以成就达到真正神圣的计划；尤其在一些较无知识的人身上。神似乎屈尊俯就他们的情况，待他们像婴儿；如同在旧时，当他的教会还处于无知识和未成年的状态，他便以预表和外在的象征，指引他的教会。在这样的形势下看不到任何的不合理。有很多机会就属灵需要和灵魂打交道的其他人，可由他们来判断是否经验并没有确证这个观点。

某些这工之中的人，处在一种狂喜之中，他们出神忘我，并心神恍惚，成为连串的强烈而喜悦的想象，又成为一种异象，好像他们欣喜冲天，并且得见荣耀的景象，凡此种种，并不能证明一种作工不出于神的灵。我熟识一些这样的例子，而我看没必要把魔鬼的帮助算进这些事情当中，也不必要把它们看作和先知的异象有同样的本质，或看作是圣保罗那上达乐园的狂喜。在这些强烈的感触和情感之下，需要考虑的就只是人的本性。一个人，真正感受到神圣事物的荣耀、奇妙的伟大与卓越，以及基督之美与爱的令人陶醉的景象时，其自然的力量必被制服，如同我已然表明的那样。如果这是说得通的，那么，我想这就完全不奇怪了：在因此被影响和感动的众人当中，必定有一些有特殊性情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必会如此地被打动。这无非也和他们思想强烈感触的其它效果成比例且相类似的。难怪，当思想如此专注坚定，而情感如此强烈，整个灵魂如此投入、狂喜和被吞没，以至于身体的所有其他部分如此地被感动，甚至于被夺去了他们的力量，而整个躯壳甚至会马上融化。这有任何可感到奇怪的吗：在这样的情形当中，特别是头脑（尤其是在某些性情中），我们知道头脑是尤其最受强烈的沉思和心思的感触影响的，就会被如此地影响，以至于它的力量和精神会暂时转离开脱掉外部感官所造成的印象，并且完全受雇于一连串的悦人可

爱的想像，这和心智当前的结构是相一致的。有些人容易错误理解这些事，并且太着重于这些情况，把它们看成是预言的异象、神圣的启示，甚至将它们看成是定会发生的从天而降的大事；这个问题，就我所知的某些例子，已经表明并非如此。然而就我所知，这样的事情有时显然是来自于神的灵，尽管不是直接地；也就是，这样的事的极不寻常的心智结构，以及作为这样的原由的、对神圣事物的强烈和生动的感受，是来自他的灵；并且也正如心智保持在它的神圣结构之中，并且甚至在它的狂喜中，也还保留了对属灵事的美好卓绝的神圣感受；心智的神圣结构和感受都是来自神的灵的，尽管陪伴它的那个想像，则不过是偶然的，并且因此在它们里面通常有这样那样混乱的，不适当和虚假的东西。

V、

大大使用了榜样为手段，这并不表明这工就不出于神的灵。使用了用于引起这个效果的手段，那么这个效果就不是出于神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习惯于当他在世界上开展工作时使用手段，并且无论使用了这种或是任何其它的手段，同样都不足以成为反驳一种效果之神圣性的理由。人应当被彼此的好榜样所感化，这是符合圣经的。圣经引导我们要为达到那目的用好榜样，（太 5：16，彼前 3：1，提前 4：12，多 2：7），并且也引导我们被他人的好榜样所影响，并且效法他们，（林后 8：1-7，希 6：12，腓 3：17，林前 4：16；11：1，帖后 3：9，帖前 1：7）这些经文表明：手段是神的方法之一；神使用他自己的手段来影响他的工作，于是就说这工不出于神，这无疑是没有道理的。

藉着榜样来展开神的工作是圣经的方法，因而这也是合理的方法。没理由说：人若被榜样所感化，他们就不被理性所感化。人们彼此传递真理的这种方式，有启蒙心智和说服理性的倾向。人们彼此藉话语来表事达意，

这是合理,是有益启蒙彼此心智的,这是无人会否认的;但同样的事情可以藉行动来表达,并且可以更为完全和有效地表示。话语的用处无非是把我们的理念传递给他人;而行动,在某些情形中,可以远为完全地传递理念。行动就是一种语言;在某些情形中,比起话语的语言,行动的语言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因此,因着看到他人的感化而大大感化,这种现象并不足以理由,否认那效果的良善的;是的,尽管造成的印象可能只是,在他人行为中看见了巨大而非同寻常感动的记号,尽管没有听到他们说一个字,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他们所感动之事。

在这样的情形中,可能只有他们的行为语言,才足以向他人传递他们的心怀意念,并且,比起单靠话语所可能做到的,行为语言更能够向他人表明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倘若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在极端的肉体的痛苦之下,那么,通过看到他在惨境中他所作出的行为,比起只是通过听到无感情、冷漠的叙述者的话语,那么,有关他所遭受的痛苦,通过前者能获得或许远为清楚的概念、和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样,比起一个自己未曾经历过且不善感的人的无趣的叙述中,从一个实际享受之中的人的行为中,人们或许会获得对于任何出色和十分悦人之事的更深刻丰富的认识。我希望这事可以被最严格的理性试验。这难道不是明显的吗:人们心智中产生出来的效果是合乎理性的,因为不仅软弱的、无知的人非常受榜样的感动,而且那些最夸耀理性的力量的人,比起受任何其他方法的感动,他们也更受以这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理性多感动。的确,很多人的宗教感情通过听所传的道,或者通过任何其它手段而兴起,这样兴起的宗教感情可能会证明是虚饰的,并且很快消逝,正如基督用石头地来比喻这样的听者;但某些人的情感是被榜样打动的,同时却是持久的,并且证明有不寻常的程度。

只有在榜样发挥主要作用的年代,才有圣灵的显著浇灌和宗教的大复兴。因此,这种情形也发生在改教时期,以及在使徒时代:在耶路撒冷和

撒玛利亚，和以弗所，及世界的其它地方，因为这种情形对于任何倾听了使徒行传的叙述的人，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正如在那些时代中，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打动，一个城市或乡镇被另一个城市或乡镇所影响，如帖前 1：7-8 所记，“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藉圣经讲说圣道是开展神的工作的主要方式，这并不能有效地反对榜样被如此之多地使用；因为神的道是主要方式，然而藉着圣道这种方式，可以使其他的方式得以运作并且变得有效。若不藉着圣道，甚至连圣礼也是无效的；同样，榜样也是藉着圣道才成为有效的。因为若没有神的道引导带领心智，那么一切眼目可见之事就都是难理解和无意义的；神的道的是由榜样来表达和应用的，正如主的道是藉着帖撒罗尼迦那些信徒的榜样而传播到马其顿和亚该亚的其他城市的。

榜样应当是普及神的教会的极大手段，这点似乎在圣经中以多种方式被显示了。路德跟随拿俄米的故事就显明了这一点：当路德定意不离开拿俄米，无论她往何处去，她都跟随，且要住她所住之地；并认定拿俄米的民就是她的民，拿俄米的神就是她的神；于是，她就跟随拿俄米，出摩押地，进入以色列地。路德，是大卫的也是基督的母系先祖，她无疑是教会的极好的预表；记载她的历史的书卷被置入圣经正典之列。她离开摩押地及其诸神，来投靠在以色列神翅膀的荫下，这个故事不仅预表外邦教会悔改归信，也预表每个罪人的悔改归信，所有罪人本来都是作客旅、寄居的，但因着悔改归信而忘却他自己的本族和父家，成为了圣徒和真以色列人的同胞。当那佳偶思爱成病时，她的榜样作用在耶路撒冷众女子们身上产生了效果，这个效果似乎正表明了同样的意义：众女即是看得见的基督徒，她们因着看到佳偶处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处境中，而首次被唤醒，并且于是

归信了。(参见歌 5: 8-9, 6: 1)这无疑“圣灵和新妇都说, 来”的一种方式, (启 22: 17)这即是新妇中的圣灵。这是被预言了的; 在圣灵最后的大浇灌之时, 神的工作必大大地藉这种方式来开展, 那必带来教会的荣耀日, 圣经中常常说到这个教会的荣耀日, 正如撒迦利亚书 8: 21-23 所记, “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 说, 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寻求万军之耶和華。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 和强国的民, 来到耶路撒冷, 寻求万军之耶和華。恳求耶和華的恩。万军之耶和華如此说, 在那些日子, 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 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 说, 我们要与你们同去,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VI、

很多似乎是神的灵作工中的人, 却内疚于极大的行为不慎和不守规矩, 并不表明这工并不出于神的灵。我们当认为: 神浇灌他的灵的结局, 是要使人成为圣洁, 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政客。各种类型的混合大众中, 智与愚, 少或老, 自然能力或强或弱, 他们在心智的强大感染力之下, 有很多人会在行为上不谨慎。这不是很正常吗? 只有极少人在任何类型的炽热感情之下都知道当如何行事, 无论那种炽热的感情是暂存的或是属灵的; 能做到这样要有极大的心智谨慎、力量和稳定。一千种不审慎的行为并不证明一项工作不是出于神的灵; 的确, 如果不仅仅有不审慎的事, 而且有很多不合规矩的事盛行, 并且确实是与神的圣言的法则相违悖的, 这仍然不证明一项工作不出于神的灵。如此发生的这些事情, 也许可以很好地被归因于人性极端的软弱, 并身上残余的黑暗与腐败, 然而这些却是神的灵不寻常影响中的人, 且是对神满有热诚的人。

我们在新约中, 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 使徒时代大大分有了圣灵极大倾注的一群人, 在他们当中, 却充满了不审慎和极大的不规矩; 例如,

哥林多的教会。在寻常的影响，在说服、劝罪人归正，并且也在他的不寻常的超自然的恩赐上，在这一切方面蒙到神的灵极大程度的祝福，在这些事上，在新约中鲜有比这个教会更棒的了；然而，在主的晚餐，在实践教会的纪律方面，他们却陷入了各种各样的不审慎、巨大而罪恶的不规矩和奇怪的迷惑。此外还有，他们在公共崇拜的其他部分有不体面的方式，他们关于教师的吵嚷和争斗，甚至于他们不寻常的恩赐，就是藉神的灵即时感动来说话行事，他们以此来预言、说方言、及行使其他恩赐时，都有不体面之事。

如果我们看到极大的不审慎，甚至罪恶的不规矩，是发生在担负这工的大器皿身上，这也并不证明这就不是神的工作。使徒彼得本人，大而圣洁、被圣灵所默示，并且是在世界上确立教会的主要器具之一，当他设身地处投身于这工之中时，他在行为上，却犯了巨大而罪恶的错误；使徒保罗这样讲到彼得，如加拉太书 2：11-13 所记，”后来矶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如果基督教会的伟大柱石，据称仅次于基督、全教会所赖以建筑之基础的主要的根基之一，尚且犯了这样的无规矩的罪；那么，如果其它较小的器皿，那些不具备彼得所具备的圣灵之非凡引导的人，必会犯很多的不规矩，这又何足为怪呢？

尤其，许多这工的中的人、或是作这工器具的人，如果他们在评判他人没有归信神时，犯了过于孟浪的过错，这并不是一项工作不出于神的证据。因为，这种情况可能是接受了错误的标记，并藉以判断他人为假冒伪善和放纵情欲；或是由于没有恰当地理解神的灵在他动工的方法中所使用的自由度；又或者，由于对于可能残留在圣徒心中的软弱和败坏没有给予适

度的宽容；此外，还由于对他们自己的瞎眼和软弱以及残余的败坏缺乏适度的觉察，而属灵的骄傲则可能在某种伪装之下，未被察觉地通过这种途径得到了秘密的出口。真正的虔敬之士可能有大量残留的盲目和败坏，并且可能容易弄错有关假冒伪善的记号，如果正如一切人必定都会允许的那样，我们也容许这种情况。这样，他们有时必会犯这样的错误，就并非不能接受了。为什么好人身上残留的败坏，有时会以这种方式而不以大多数其它方式，来作为不被察觉的秘密通路，这是容易理解的，并且在某些理由下则更是容易理解的；无疑（无论多么让人悲叹）很多圣洁的人以这种方式犯了错误。

宗教中的不冷不热是可厌的，而热忱则是卓越的恩典；然而，这种美德比起其他一切基督徒的美德，更需要被严格地守望和细察；因为，正是这种热忱的美德，极其易于被败坏、尤其是骄傲，与人的热情所混合，而不被察觉。并且，这是值得注意的：凡在神的教会里成就了热忱之复兴的大革新时期，在某些显著卓越的时期都无不伴随了不规矩，并且也都无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度的严酷。因此，在使徒的时代，大量的热忱花费在关于不洁净食物的争论上，基督徒灵里过热，互相攻击，党派互相谴责非难，犹如他们不是真基督徒一般；当使徒被真正敬虔的灵所感动，而对双方都宽厚时，他说：“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罗 14：6）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陷入了这样的状况：褒扬某些传道人，而非难另一些，并且彼此自高、自我膨胀、蔑视对方，然而，这些事情并不表明那时如此奇妙地展开的工不是神的工。在这之后，当宗教在世界上仍然极为兴盛，卓越的圣灵和热忱在基督教会里获胜，而基督徒的热忱，在施行教会纪律时，对犯罪的人多有不恰当和过分的严酷。在某些案例中，无论这些罪犯表现为多么谦卑和悔过，也必定绝不允许这些人进入他们的慈爱与圣餐礼之中。在君士但丁大



帝时代，基督徒反对异教的热情变成了逼迫。在宗教荣耀复兴期间，在宗教改革之时，热忱在很多例子中也表现出了十分不恰当的严酷，致以成了逼迫；的确，这出现在某些最卓越的改革者的身上；如特别是伟大的加尔文。并且，在生命宗教繁荣的那些日子里，很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就是过分严厉地谴责那些在某些神学观点上意见相左的人。

#### VII、

在判断上很多的谬误以及撒旦的一些欺骗与这工相混，这些也完全不可以证明这工总的来说不出于神的灵。当年，神把他的灵赐给使徒们，神的灵在基督真理的观点方面绝无谬误地引领他们，为的是叫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可以被赖以作为基督教会的法则。如今，无论一场属灵的影响有多大，也不能指望神的灵会以使徒时代的方式被赐下。如果撒旦无数的欺骗出现，而同时宗教关怀却大大兴旺，这不能说明这工大体上不是神的工。正如在埃及，不能因为雅尼和佯庇那时籍魔鬼之手行了假神迹，就证明在那儿那时没有籍神的手而行的真神迹。是的，同一个人可以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中的人，然而却同时在某些事情上他被撒旦的虚谎带偏了，这种情况并不比在真圣徒身上的许多其它情况更为背谬。就在目前，恩典与如此之多的败坏同住，新人和旧人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神的国和魔鬼的国，仍暂时同住在一颗心中。很多信仰虔诚的人，在今世和彼时，都太着重于冲动和印象，并以那些冲动和印象为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启示，是神用以预言某种未来之事，或者指示他们何去何为，这样他们就使自己处身可悲的虚谎之中。

#### VIII、

如果有些人，原来被认为是神在他身上作工的，后来却落入了恶名昭彰的

错误或可耻的行径，但这并不证明这工总体上不是神的灵的工。存在着一些伪冒之物，这并不证明没有真东西：可以预料，这样的情形总是会出现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如果我们观看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宗教的伟大复兴，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很多此类的情形。这种类型的例子在使徒时代是不计其数的：一些人落入了恶名昭彰的异端邪说，另一些人落入卑鄙的行径，不管他们曾经似乎是圣灵工作中的人，并且曾一度被那些真是圣灵工作之中的人们接纳到当中，作他们的兄弟和同伴，直到这些人从他们当中走出来之前，都未曾受到怀疑。并且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曾是教师和官员，在基督教会里是卓越显赫的人，是神曾赋予他们来自圣灵的超自然恩赐的人；正如希伯来书第六章开头所呈现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犹大，他是十二使徒之一，和真正经验丰富的其他门徒长在一起，形如一体，过从甚密，在他以卑鄙的行径暴露了自己之前，无人发现，亦无人置疑。就一切外部情况而言，他曾被耶稣本人看作好象他真的是门徒，耶稣甚至授予他使徒的品格，差他去传福音，并赋予他圣灵的超自然的恩赐。因为尽管基督知道他，然而那时基督并没有赋予自己以全知的大法官和心灵鉴察者的角色，而是扮演了看得见的教会的仆人的角色（因为他侍奉他的父）。为此，基督没有拒绝犹大，直到犹大以他卑鄙的行径暴露了自己；从而，给了可见教会的引导者和管理者这样的榜样：不去担当内心鉴察者的角色，而是凭可见的和公开的事来影响他们的事工。于是，就有了这些被认为是很充满了圣灵恩典的人变节的例子。这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或许就是尼哥拉，七执事之一，在圣灵非常浇灌时期，他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看作是圣灵充满的人，并且因此被从基督徒大众当中拣选出来担当那职分；正如你们在使徒行传 6: 3-5 看到的。然而，他后来却叛离成为了极坏的异端教派的头，行径恶名昭彰，按照他自己的名字被称为尼哥拉党。（启 2: 6, 15）

因此，在脱离罗马天主教教义的改教时期，那些一时之间似乎加入改

改革者的人，其数量是多么巨大，然而他们叛离并落入了最下流最荒唐的错误，并有可憎的行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灵大浇灌、在世界上宗教复兴时期，那些似乎曾一时分享了圣灵的许多人，却堕落到了古怪放肆的错误和粗俗狂热之中。他们夸耀自己拥有高度的灵性和完全，非难和谴责他人是属肉体的。使徒时期的诺斯底派就是如此，改革时期的若干个派别也是如此。这正如安东尼·伯奇士提到的，他有著作名为《灵性的提纯》，在第一部分 Serm 23，第 132 页，他写到，“那些最早的可敬的改革者，神荣耀的器皿，在此发现了苦毒的冲突；以至于他们一方面不仅和徒有仪文者以及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徒相争，另一方面和那些自称比改革者更得启蒙的人相争。那些笃行忠于圣经，并要从圣经中得到启示的人，被这些自称更得启蒙的人称为拘泥文字者和拘泥元音字母者，被看作虽然是熟谙圣经词语和圣经的元音字母的人，却完全没有出于神的灵的任何东西。任何城镇的无论何处，每当福音的真理闯入，要取代罗马天主教义，这样的反对的舆论就立刻出现，如同稗子在好麦子当中长出来。大分裂由此就出现了，而使得宗教改革在世人看来显得可憎可恶了；正如太阳给了那些虫和蛇以热量和温暖，叫它们可以从地里爬出来。因此，他们猛烈而苦毒地抨击路德，说他只传播了一种属肉体的福音。”那些野蛮的狂热家中的某些领袖曾一时之间被最初的改教者高度器重，并且与之格外亲近。当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空位期以及奥立弗·克伦威尔时期，生命宗教很兴盛时，英格兰的情形也是如此，诸如此类的事大量存在。在新英格兰也是如此，在她最清纯的时期，当充满生命活力的虔敬繁荣之际，像这样的一类事爆发出来了。为此，魔鬼播撒这样的稗子，这并不证明神的灵的真工作并未荣耀地开展进行。

IX、

这工看来是因传道人以极大的悲愤和热切、极其强调了神的神圣律法的恐怖被发起的，这样的事实也并不证明这工不出于神的灵。如果如同通常所认为的，真的有一地方充满了如此可怕而无尽痛苦的地狱，而大众处在极大的地狱的危险之中，基督教国家中大部分人由于缺乏了对地狱可怕的感觉，并且也因没有适当地注意去避免地狱，而事实上确实一代又一代落入了这地狱，那么，那些关心灵魂的人奋力去使人可以感觉到地狱，这为什么不妥呢？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尽可能多地得知这个真相呢？如果我处于进地狱的危险之中，我必定会为尽可能多地知道地狱的可怕而高兴。如果我很易疏忽采取恰当的谨慎态度来避免地狱，那么，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那尽最大努力向我陈述事实真相的人，在事实的真相中，我的悲惨和危险以最生动的方式得以说明。

我恳求每个人裁决：在暴露于任何巨大的现世的灾难的情况下，这是否正是他必定会要采取的行动路线？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家中为首的，看见你的一个孩子在熊熊大火中的房子里，并且很快就会被火焰吞没，危险千钧一发，孩子却似乎对这种境况的危险丝毫没有感觉，并且在你屡屡喊叫提醒之后，仍然不逃跑。难道你会继续只用冷酷、淡漠的态度来论说这事吗？难道你不会以你能够做到的最生动的方式大声叫喊，急切地大叫提醒，并陈述事态的危险，指出拖延的愚蠢？倘若你继续只以冷漠的态度来说这事，如同你对不重要的事作寻常的谈论时所惯用的态度，那么，你周围的那些人难道不会开始认为你自己是丧失了理性吗？这不是人们对待处于重大关头的现世事务的态度，也不是人们对他们极其关心之事的态度。在现世事务的重大的关头，需要有热切的留意和极大的迅速。他们不可能简短地或者以冰冷淡漠的方式提醒警告别人所处的危险境况。天性对人的教导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关心灵魂的人，知道什么是地狱，已经看到被判下地狱之灵魂的景况，或者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得知他们的情形是何等可怕，

同时又知道大部分人往那里去，并且看到我们的听者并不感觉到他们的危险，我们一定不会避免要最急切地到他们面前，甚至向他们大声喊叫，向他们陈明那悲惨境地的可怕，而他们就处身这悲惨之境。对我们而言，在道德上逃避这样去作，这是不可能的。

当牧者以一种冷漠的方式讲说地狱并警告罪人避开地狱，尽管他们可以用无限可怕的词语来讲，然而，他们却反驳了他们自己。因为，如我从前所注意到的，行动和词语同样有立场和语言。如果一位传道人的话语把罪人的状况描述为是无限可怕的，而他的行动和说话方式却反驳了他所说的，这就表明这传道人心口不一，他挫败了他自己的意图。因为行动的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比仅仅他词语的含意要更为有效果得多。并非我认为应当单单传讲律法：牧者可能传讲其它信息太少了。福音和律法同样应当传讲，而传讲律法只是为了给福音开路，目的是让福音可以更有效的传讲。牧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传扬这福音：“基督为义成了律法的总结。”所以，倘若牧者如此地强调律法的恐怖，以至于忘记了他的主并且轻忽了传讲福音，那么，他就必错失得太多了；但是，还是要非常强调律法的，传没有律法的福音，就像是徒然的。

当然，讲道中这样的热切和感情，当它们变成为所讲主题的本质和要意时，它们是美好的。然而并非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即是牧者有不体面的喧闹，就是他所讲的并非讲题的本质所自然流露的，就是事情和方式彼此不太一致。就如把人恐吓进天堂，某些人认为这是不合情理。但我认为奋力将人恐吓使其远离地狱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站在地狱边缘，并且正要跌落进去，并且对他们的危险一无所知。将一个人从着了火的房子里恐吓出来，这不合情理吗？恐吓这个词通常用来指突然的、无原因的害怕或者无根据的惊异；但无疑，合乎义的害怕、有好理由的害怕，以此名之并目之为敌，是不妥当的。



## 第二部分 肯定的记号

什么是分辨神的灵工作的圣经证据。

在某些例子中已经表明了,什么不可以作为证据,去断定一群人当中动的工并非圣灵作工,现在我进而按照计划从第二个角度,从肯定的角度来表明:什么是分辨神的灵的工作的确实的圣经证据和记号,藉着这些证据和记号,我们可以开始判断我们在自己心里面所发现的动工,或者我们在一群人当中所看到的任何动工,而不会有被误导的危险。为此,如前所述,我必会把自己限制在那些记号的界限之内,这些记号是使徒给我们的,就是我本文所论及的那一章里所给我们的。这章经文对此问题所述甚详,比在圣经中的任何其他地方有更明白更充分的处理。论到这些记号,我必按照我在此章经文所发现它们的顺序来处理。

### I.

当这工使他们对那位童贞女所生的更为尊敬,就是那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并且更为坚固和确立他们的心思,认定福音向我们宣告的真理,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和人的救主。若是如此,这就是这工来源于神的灵的确切记号。使徒约翰在二第三节中给了我们这个记号,“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包含了一个认信,就是:不仅曾有这样一个人,他曾出现在巴勒斯坦,行了且忍受了圣经上记载有关他的那些事,但他是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受膏成为了主和拯救者,正如耶稣基督这

个名字所表明的。因而，使徒的意思所大致包含在第十五节被确定了，在此节中，使徒讲论的还是真圣灵记号的相同主题：“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并且，要注意到：认信这个词在新约中常常使用。认信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承认：认信还表示藉着见证确立和坚固，并且用尊重和爱的显明来宣告；所以马太福音 10：32 写道，“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又如罗马书 15：9，“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再如腓利比书 2：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而这是表达的力量，正如使徒约翰在此所使用的，这一点在下一章的第一节得到了确证：“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并且，按照使徒保罗的对应经文，我们可知将真圣灵和一切伪冒相区别的同样法则，如哥林多前书 12：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一群百姓当中作工的灵，如果清楚看到其工作正是在说服人们相信基督，并引领他们到基督那里，使他们的心智确信基督以肉身出现的历史，使他们确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受神的差遣来拯救罪人；也使他们确信他是惟一的拯救者，并极其需要他；还有，他们看来在心里对他的思想，比之过去，更为崇高更为荣耀，而他们对他的感情也更为深厚了。若是如此，就足以确实的记号，表明是真真切切的圣灵；无论那信念和感情，有多难以断定其是何方式，为何程度，或独特与否。

然而使徒的话语是值得留意的：圣灵所见证，并使人们对他产生尊敬的这人，必定是以肉身出现的那个耶稣，而绝无另外一个基督可以代替他；也没有任何神秘的幻想出来的基督；他是人里面的光。这正是贵格派所尊崇的灵。虽然，这减少了他们对可见的基督，就是以肉身来临的基督的尊重和仰赖，并甚至使他们脱离他。但是那为耶稣作见证，并引领人们归向基督的



灵，只能是神的灵。

魔鬼对那人，尤其是那人带着的人类拯救者的品格，有着最苦毒和最无法消除的仇恨；他对有那人救赎的事迹和真理痛恨有加。他周游四方，决不是为了让人们产生对于基督更尊敬的思想，也不是要使基督的指示和吩咐得到更大的尊重。使人心向这女人的后裔俯首的这个灵，不是那蛇的灵，因那蛇的灵对基督有无法和解的仇恨。那使人们对荣耀的天使长米迦勒更为尊敬的，不是那与米迦勒争战的蛇的灵。

II、

当那作工的灵动工摧毁那撒旦王国的利益，就是那意在鼓励和建立罪恶，并抚育出人们的属世情欲的；那么，这就是明确的记号，表明他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灵。在第四第五节这个记号已经给了我们：“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里所述乃是完全相反的事。显然，使徒约翰仍在比较两种事，即是那些两种相反的灵，即真与假的灵所影响的事，并表明两者之差别：一种是出于神并胜过了这世界的灵，另一种是出于这世界，并津津乐道这世界之事。魔鬼的灵在这里被称为“那在世界中的”，而基督则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撒旦的王国则不然：他是“这世界的王”。

使徒用“世界”或“世上之事”所要表示的意思，我们可在本书信第二章第十五和十六节，在使徒自己的话中了解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使徒用“世界”这词所要表示的意思，显然是指一切属于罪的心思，包含人一切的败坏和私欲，以及使这一切得满足的所有那些行

为和对象。

因此，我们照着使徒说的，就能够妥当地断定：这灵，在一群人当中做工，乃是照这样的方式：减少人对享乐、利益和世界的尊荣的看重，并将他们的带离对这些事的热切追逐，并使人们专注地并且深深地关怀福音所揭示的未来状态和永恒幸福——并使他们热切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并且，这灵使他们相信罪的可怕，罪所带来的罪咎，罪所暴露的悲惨；倘若如此，那么，这个灵一定必须是神的灵。

想也不要想撒旦会劝服人认罪，并且唤醒良心；它决不会为这样的目的服务，以使主的烛光照得更亮，并开神在灵魂中的代理者的口。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他的利益，为要使良心昏睡，并使良心静默。如让心灵的眼睛和口打开，势必妨碍和阻挠他一切黑暗的计划，并总是打搅他的事，反对他的利益，使他不安宁，以至于他不管经营何事都困难重重。魔鬼意图是要把人坚固在罪中，这样的魔鬼难道会启蒙并唤醒良心，以使之看见罪的可怕，并使他们极度害怕罪，从而使他们因犯过的罪而感受到他们的悲惨，并且感受到他们从罪咎中被释放出来的巨大需要，魔鬼难道会以此为首要的行动方向吗？难道他会使他们更谨慎，更盘根问底和更警戒地辨别什么是有罪的，且避免将来的罪，并因此更害怕魔鬼的诱惑，并更小心地防御它们？那些人认为如此动工的圣灵是魔鬼的灵，他们的理性何在？

或许有人会说，魔鬼可能甚至会为了欺骗人们而唤醒他们的良心，并且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灵的拯救工作中的人，而事实上他们仍在苦胆之中。但对此可能可以如此作答：有着被唤醒了的良心的人，是最不可能被世界之中的任何人所欺骗的；而昏睡的、不能感觉的、迟钝的良心则最是容易被弄瞎蒙蔽的。在一个病了的灵魂中，其良心越是敏感，当得不到真治愈时，它就越不容易平静。良心对罪的可怕变得越是善感，对自己的罪疚之大变得越是敏感，他依靠他的自义的可能性就越小，或者说他

会被区区幻想所安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一个人，因感受到他自己的危险和悲惨而彻底被惊吓，这个人不容易无任何真正的根据而被谄媚，不容易被说服相信他自己是安全的。若唤醒良心，使之确认罪的祸害，就势必不建造它，而必定会设法剪除罪和撒旦。因此，这是很合道理的：如此作工的圣灵，不能够是魔鬼的灵；除非我们认为基督不懂得如何理论，他告诉法利赛人，就是那些人认为他藉以作工的灵是魔鬼的灵，“撒旦不会赶逐撒旦”，（太 12:25-26）并且，如果我们见人对罪的可怕本性变得善感了，对神对罪的不悦变得善感了；对因为罪而带来的他们自己真实的悲惨状况也变得敏感了，并且热切关心他们的永恒得救，并他们对神的怜悯与帮助的需要也变得敏感了，并用神所指定的方式参与至对神的怜悯和帮助的寻求中。凡此种种，我们就可以当然地下结论，说这是出自神的灵，无论这种关心在他们的身体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即令它使他们大叫，或尖叫，或晕倒；或使他们陷于痉挛，或者令血气和灵魂被打动的其它任何方式。

人们如能将自己的心思从世界中超拔出来，使之从他们的属世情欲之物那里断奶，并使之脱去属世的追求，那么，神的灵的影响力就愈发丰盛地显明。这要藉着对神圣之事的极美极善所具有的感觉，以及对那些属灵欢乐的挚爱，这欢乐是属于另一世界的，是为福音所应许的。

### III、

在人里面引起对圣经更大的关注，并以真理和神性来造就坚固他们，以这样方式动工的灵，这必定是神的灵。使徒在第六节给我们这个法则：“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我们是出于神，就是说，“我们使徒乃是为神所差遣，为神所立去教导世人的，要去传讲各样的道理和命令，这些就是他们的规则，那认识神的，必听我们。”等等。在这里讲论的使

徒，与属神的那些人在同样意义上是平等的。这些人就是神命定并默示，并向他们交付他的教会的所有那些有关的信心与实践的法则；这些人就是一切先知和使徒，他们的教导成了根基，神就在这根基上建造他的教会，如以弗所书 2：20 所言。总而言之，这些人就是圣经各书卷的作者。魔鬼决不会试图在人们心里产生对那圣言的关心，那圣言就是神为了指引他的教会而赐下的，在一切宗教问题上的重大的和立定的法则。魔鬼也不会使人在一切世代中关心自己的灵魂。错觉的灵不会使人从神的口中寻求指引。邪灵里面没有光，所以邪灵决不会呼求律法和圣经的见证；因为揭穿他们的虚妄正是神自己的目标。以赛亚书 8：19-20 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魔鬼不说亚伯拉罕那样的话，“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的话，可以听从。”也不同于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在论到关于基督时说：“你们当听他的”。目的是欺骗人的那谬误之灵，难道会在人们心里面产生对绝无谬误的法则的尊崇，并且使他们倾向于多多思想并十分精通这法则吗？黑暗的王会为了推进他黑暗的王国，而引领人走向太阳吗？魔鬼在任何时候都对那圣书经卷表示要命的怀恨和仇视，并尽他全部力量去熄灭那光，并牵引人离开那光：他知道正是那光必要推翻他黑暗的王国。他在许多世代里已经体验了这光的能力，就是要击败他的意图并阻挠他的计划。这光是他永恒的天罚。这是米迦勒与他争战时所使用的主要武器：这是圣灵的宝剑，这宝剑刺伤他并折服他。它是那强大的剑，神用它惩罚利维坦，即那诡诈弯曲的蛇。它就是我们在启示录 19：15 中所读到的那利剑。那位坐在马上的，从他的口中发出利剑，他用这利剑击杀仇敌。每节圣经经文都是折磨那古蛇的投枪。他千万次地感受过那剧烈的刺痛；因此，他热中于反对圣经，并憎恨其中的每个词：而

我们可以肯定，他决不会企图引起人们对圣经的看重或挚爱。相应地，我们在热情家身上常常看到他们轻视这成文的法则，将内心的光或某种其它的法则凌驾在这成文法则之上。

#### IV、

判断诸灵的另一法则可以从对立的诸灵的那些指定的名称得知，即第六节最后几个词，“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这些词显示出神的灵和那伪造神作工的其它诸灵之间相对立的特征。并且，如果通过观察一个灵在人们当中的作工方式，我们察觉它是作为真理的灵在作工，引领人们到真理面前，使他们相信那些真实的事，那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确定它是正确的真实的灵。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作工的灵使人们变得比过去惯常的更为善感，以至于使人们认识到有一位神，并且他是一位伟大的并恨恶罪的神；生命是短暂的，并且十分不确定；并且有另外的世界；人们有不朽的灵魂，并且必须向上帝交自己的帐，他们在本性和行为方面都极为罪恶；他们就自身而言是无助的；并且这灵还使他们坚信与那些正确教义相符的其它事；那么，那做工的灵就是作为真理的灵在动工；他照事情的真相来表述事情。他带领人们进入光；因为凡彰显真理的就是光；如使徒保罗所看到的，他在以弗所书 5：13 写道，“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并且，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那如此揭示和彰显真理的，必定不是黑暗的灵。基督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而他的国是黑暗的国度。它只被黑暗和谬误所扶助和促进。撒旦是靠着黑暗而具有他全部统领权。由此，我们分辨出黑暗的权势。可参见路加福音 22：53 和歌罗西书 1：13。魔鬼被称为“统治这幽暗世界的”。无论何灵，凡通过说服我们相信这真理，从而去掉我们的黑暗，并带我们就光，使我们不受欺骗的，这灵就是在善待我们。如果我被带到真理面前，

并且变得更善于感受事物的真相，那么，我所要作的就是立刻为此感谢神，而不必先询问我是藉什么途径蒙此益处的。

V、

如果在民中作工的这灵，是作为爱神和爱人的灵而运行的，这就是它是神的灵的确切记号。从第六节到本章的末尾，使徒约翰都强调了 this 记号。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等等。在此显然，使徒仍然在比较相反类型的灵所影响的两类人；并提及爱是我们藉以知道谁具有真灵的记号。但通过第十二和第十三节这一点尤为明显：“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在这几节经文中，爱被说成是，仿佛圣灵实在的本性本是由爱组成的；或者，仿佛圣爱住在我们里面，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如同在前一章的最后两节中，以及本章的第十六节中，亦是如此。因此，使徒给出的关于真圣灵的这个最后记号，似乎他是将它作为最显要的记号来讲。并且比起其余的记号，远为更多地强调这个记号；并特意讲到对神和对人的爱。在第七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讲对人的爱；在第十七，第十八和第十九节讲对神的爱；在最后两节，两者一起讲；在最后两节中，讲对人的爱来自于对神的爱。

因此，当在人们当中做工的灵，倾向于这种方式，并将他们许多人带入对于这神圣存在及其荣耀至美的崇高思索中，并在他们心里动工，使之产生对耶稣基督之绝美的赞佩与欢悦之感；将他显明为万事当中的首领，并且全然可爱，并使灵魂看他为至宝；以那些爱的动机和鼓舞来赢得并吸引心灵。关于这爱，是使徒在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中论及的，即，神献出他

独生子使他为我们受死，神奇妙自由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全不爱他，且本是他的仇敌，但他却爱我们直至于死。若是如此，这就必定是神的灵，如第九和第十节所言，“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十六节又写道，“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第十九节再写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灵激发人以这些触动去爱，并使得彰显在福音之中的神的属性成为被默想的对象，这属性是显明在基督里的，是可羡慕的。并使灵魂渴慕神和基督，渴慕他们的同在、交际、亲密相交以及和他们一致，并为了使神喜悦为了尊敬神；扑灭在人们当中争竞的灵，赐下和平与善意之灵，激发外在仁爱的行为及对灵魂得救的热切愿望，并在那些显明为神儿女和基督跟从者的那些人心里引起喜悦。我说，当一个灵在人们当中以这种方式做工时，这就是最高类型的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而神圣的灵的影响。

的确有伪造的爱，往往出现在那些受妄想的灵所引领的人当中。通常在最野蛮的狂热家身上，有一种起源于自恋的合一与情感，也起因于他们赞同那些使他们大大地不同于所有其他人的那些事。正是因为那些事，他们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这自然会引引起他们愈发多地重视他们的特立独行之事，虽然这为人所诟病。古代灵知派以及出现在宗教改革初期的野蛮狂热者，吹虚他们彼此的伟大的爱；尤其，他们中的一个教派，称他们自己为爱之家。但这和我刚才已经描绘过的基督徒的爱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只是自然的自恋的作工，可能不比一伙海盗当中的合一与友谊更有真实的仁爱，而海盗是与他们之外的整个世界相敌对的。这段经文，充分阐说到了真正基督徒之爱的真义，完全地将它从一切这类的伪造品中区别出来。这种爱源自知晓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的爱，这爱的自由恩典和绝对主权是如此奇妙丰盛；这爱也源于感觉到我们自己完全不配，并有对一切自高自

大和自义的弃绝，因为知道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本是神和基督的对头和仇敌。见第九，十，十一和十九节。神圣超自然的爱的最确实的特征，就是与源于自然的自恋的伪造品区别开来的特征，乃是这样：基督徒谦卑的美德在其中发光，比一切其他人更多地弃绝、贬抑、歼灭我们称为自我的这个东西。基督徒的爱，或真正的博爱，乃是谦卑的爱。正如哥林多前书 13：4-5 所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因此，当我们看到人们里面的爱，是伴随着感觉到他们自己的渺小、卑微和完全的不足的，并且因此也伴随着自谦、自我倒空、自制及卑微俯就，这些就是神的灵的明显记号。因而，凡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使徒所言的真圣灵的重大证据，就是神的爱或基督的爱；如 12 节所言，“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榜样所彰显出来的爱中，得以最充分地领悟这种爱。彰显在神羔羊身上的爱，不仅是对朋友的爱，也是对仇敌的爱，并且是柔和谦卑属灵的爱。“当学我的样式”，他说，“因我心里柔和谦卑”。爱和谦卑是世上万事当中与魔鬼的灵最为对立的两样东西；因为骄傲和恶意构成了邪恶最重要的特征。

我已经特别显明了使徒给我们的真圣灵工作的若干记号。有某些这种事情，是魔鬼纵然能够做也不愿做的。他不愿意唤醒良心，以使人善于感受到他们那因着罪的缘故而带来的悲惨的状况，和他们对一位救主的极大需要；他也必不愿意使人确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罪人的救主；也必不愿意提高人对耶稣的看重和尊敬。他也必不愿意在人的心里产生有关圣经是必要的、有用的和真实的信念，他也不愿意促使他们倾向于多多地使用圣经；他也必不愿意向人们显明关于灵魂利益之事的真理，以使人们醒悟，好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并好使他们看见事情的真实面目。并且，有另外一些事是魔鬼既不能够且不会去做的，他必不会赐给人们圣爱之灵或基督



的谦卑和低微俯就；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做到。他无法给予他自己所没有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和他的本性势不两立。并且，当人们头脑出现了极不寻常的影响或作工，而在这影响与作工中又发现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稳妥地断定它是神的工作，无论它可能是与何种别的环境相伴随，无论何种器具被使用，无论采取了何种方法去发起它；无论拥有绝对主权、判断极深的神使用了何种手段来开展这工；并且无论可能有来自肉体诸灵的何种举动，无论在人的身体上可能产生何种效果。使徒已经给了我们的这些记号，都足以独自站立住并支撑自己。它们清楚地显明了神的手段，种种异议在此乃是微不足道，因这些异议乃来自许多怪癖、不规整和谬误以及某些宣信者的妄想和诽谤。

但在此，某些人可能反对所给之记号为有效，这些人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1：13-14 当中所说的，“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对此我回答，这不能够成为那些假使徒、假先知的理由，以反对辨别真假诸灵的这些记号是有效的。魔鬼通过他们扮作光明的天使，因为使徒主要是针对他们而给出这些记号的，正如所论本章经文所显明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并且这是他给的理由，因为很多假先知进入世界，即，“有许多魔鬼的使者来到世界上，把自己假扮成神的先知，其中魔鬼的灵扮成一个光明的天使，由此要用我给你们的规则试验这些灵，从而可在这诡诈的伪装中，分辨出真的灵和假的灵。”使徒约翰说的那些假先知，无疑就是与使徒保罗说的那些假使徒和诡诈的工人同样族类的人，就是魔鬼通过他们化作光明天使的那些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记号尤其适用于区分真圣灵和变化为光明天使的魔鬼，因为这些记号是特别为那样的目的而给出的。那是使徒所宣告的目的和意图：给出记号，以便区分真圣灵和那种伪冒品。

如果我们检视有关假先知和假使徒的论述（如在新约中多有论及他们），并注意魔鬼是以什么样式通过他们化作光明的天使的，我们不会发现有任何内容，可以丝毫地损害这些记号的有效性，这记号就是要把那些将真圣灵从这样的伪造品区别开来。当在他们身上有任何的造作和自夸，夸耀自己拥有关于神圣之事的非凡知识，这时魔鬼就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西 2：8，提前 1：6-7，6：3-5，提后 2：14-18，多 1：10，16）。因此他们的跟从者们依据他们的极大的假冒的学识，称他们自己为灵知派，他们里面的魔鬼在异象、启示、预言、神迹等方面模仿圣灵的神奇恩赐。因此，他们被称为假使徒和假先知，就如马太福音 24：24 所说的。此外，还有虚假地炫耀自己言语上极为圣洁敬虔（罗 16：17-18，弗 4：14）。因此，他们被称为诡诈的工人，无水的井与云（林后 11：13，彼后 2：17 和犹 12）。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迷信的崇拜当中，亦徒有非凡的敬虔和公义之名（西 2：16-23）。所以，他们有一种虚假的、骄傲的、和苦毒的热忱（加 4：17-18，提前 1：6，4：4-5）。并且同样地，他们是徒有虚假的谦卑之名，冒充具有非凡的表面的谦卑和苦待己身。而他们其实是“随着他们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以他们的谦卑为义，并靠他们突出的敬虔而极其自高（西 2：18，23）。但是，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怎能丝毫损害所提到的作为真圣灵的分辨证据的那些事情呢？除了可能是来自魔鬼的无用卖弄之外，常有圣灵的一般的影响，被误认为是特别的恩典。但这些并不是问题，因为尽管它们并不是特别的，然而却是真圣灵的工作。

至此，我已经达到我起初所定的目标，考察了何为确定的辨别记号，可以藉之妥贴地判断我们所观测的任何工作，它是否为神的灵的工作。现在，我开始讨论如何应用这些记号。

### 第三部分 应用的推论

#### I.

就前面所谈到的，我可作个大胆的推断，即近来所出现的不寻常的影响，及其引起的对宗教之事非一般的关注和投入，总的来说无疑是来自上帝的灵。要对这样一个工作作判断，要知道两样，即事实和规则。上帝圣言的规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而至于事实，则有两部分或可去把握，以便能将其与规则相比较。或是经我们自己的观察，或是通过曾观察此事的他人所提供的信息。

至于这工作，其中许多事实是非常明显的，除非约翰远离他的规则，不然就足以断定这大部分是上帝的作为。圣灵作工，使人们的心思从属世的虚空之物中摆脱出来，专注于永恒福乐的深切关怀，并切切寻求他们的救赎，并使他们确信自己罪恶的可怕，并他们自己的过犯和本性的可悲状况。这唤醒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知道上帝震怒的可怕，使他们心中产生渴望并恳切寻求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也使他们更殷勤去提高上帝已经给自己的恩赐。并有对上帝话语更大的关切，渴望去听去读，并与之有更多的交通。很明显，作工的圣灵，总的来说是个真理的灵在运作，在关乎永恒救赎的事上，使人们对真理更为敏感。这真实的就是，人皆有死，生命短促无常，并有一位疾恶如仇的上帝，而他是可信赖的，他可使他们先在另一永恒的国度有份。而他们是多么需要一位救主，这工作也使他们对十字架上耶稣的价值更知晓，也知道需要他，也使他们更切切在他之中寻求益处。这些事无疑对全地的民都是显明的，因这些事不是在暗中作的，也不是局限在几个小镇，或一边远的地方，而是在全地上，向所有的民显明。这样看来，

基督是在我们之中作工，就如当年他在犹太地行奇事神迹。这事已有一些时日，故有充分机会去观察这作工的方式。在这些事中，其中的人们和圣灵有很好的交通，在圣徒的规则看来，明明白白是上帝的作为。

在此我留意到，一个属灵的工作，若对其观察是在多种多样的众人中，并彼此相熟，且在不同的地点，而非在特定地点的少数人中发生，这样的观察就会较容易断定这属灵工作的本质和趋向，也就少有判断错误的危险。少数人可能会行欺诈，妄称他们并无经历之事。但若那工作遍布全地，无论远近，无论长幼，且是头脑清晰，有知识，有诚信的一群人，在这所有所见所闻中，若说尚不能就这是否属灵的工作给出判断，这就是荒谬。因这些人相处日久，且在这些事上一同经历，彼此相知甚深，难道这样还不足以判断他们是在何种作为的影响下，他们的良心被唤起抑或被变为愚昧？他们是被吸引寻求救赎抑或置之不理？他们是由此而确信圣经抑或转向泛神论？他们由此更多重视宗教真理抑或更少？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作出判断？

这里要留意的是，有些人对一些神圣真理确信不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尊重和爱护他们，另有些人则比起从前来，现在更确信这些真理，也比从前更关注这真理，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诚实并有常识的人们对后一种宣告比之前一种，有更多的理由要知晓其中的原因。诚然，对前一种情况而言，若非是特别另类，常人不易被欺骗。但一人的信念，并其中表现和感情的变化，其方式和程度是否独特的，并无关宏旨。若如前所述，人们的判断，表现和情感有这样的果效，不论程度和方式是否独特，无疑都是上帝之灵影响的表现。圣经的规则能把上帝之灵的一般影响，及其独特的影响，与其他原因的影响区别开来。

藉着上帝的全能，我在过去的岁月与那些在此属灵工作影响下的人们相处，特别是目睹观察了许多人不喜悦的一些不寻常之事，如哭喊、尖叫，

身体的极大痛苦。在总共的几个月里也看到了这些事的方式、后果及其所结果子。其中许多人与我相熟，从前到如今都有关心他们属灵的事。故我觉得有必要在此事上作见证，即是，这些事的本质和趋向对一个旁观者来说是可观察到的，只要那些当事人向他敞开心怀，或是他向他们殷勤探询，这属灵工作具有前面提到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在每一事例中，及在许多其他事上，所有的特征都有很大程度表明出来。

这些不寻常现象中的人们有两种，一是有些人对自己的罪恶和可悲处境而感到深切痛苦，另一些人则因属灵之事的伟大奇妙和超卓而沉浸在甜蜜的感动之中。前面一种人，据我观察，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痛苦明显来自真实的确信，也对真理敏感。虽我不想臆断，这些事被观察到是平常的，其中的人们会努力克制，不表露痛苦。然而，其中少见有人会掩饰真实感受，更多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掩饰他们的感受。总而言之，在这些痛苦中，这些人都显出了完好的理性，能说话，能把心中情况讲明，并痛苦的原因、时间，也能记住并在后来也能讲出那原因的理由。我碰到有少数的例子，在极端情况下，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失去理智，但在那成百上千的感到那痛苦的人们中，我并无见到有人长久失去理智。我知道的一些例子中，是有多愁善感夹杂其中，这是很明显就可分辨出来的。在此情况下，他们的痛苦是不同于那出自确信的痛苦，而运作的方式也不同。那使他们痛苦的不仅是真理，还有许多虚空的影象和见解。而这些在圣经和理性中都无法立足之地。有些痛苦中的人无法理解自己，也无法理解周围事物，也无法向他人说清他们痛苦的因由。然而我无法断定他们不是出自合宜的确信，因为他们流露出相当多的确信。这对于那些灵魂中的精神困扰有丰富经验的人来说，就完全是出奇之事。这些处境中的人处在一些全新的经验之中，他们的观念和内在经验都是新的，以至他们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第一次被问起，说不知发生何事，然而在个别询问观察下，虽找

不到言语表达的方式，却能讲清他们的事情。

有人臆断，这种后果的原因纯是惊惧。但无疑要分清，何谓恐惧，何谓无目的无原因的惊惧。恐惧即是由于认识到可怕的真相而来的极大痛苦，这可怕的真相是与其结果相符的。而后者多为两种，一是被人为非真的事所惊吓（我只在那多愁善感之人中见过少数例子），二是人们在外在的可怕和声音中，产生一般的理解，并因之惊惧。在他们理解中，有这样或那样可怕之事，但他们不知是什么，也在心中对这些事之真相毫无所知。这后一种惊惧，无论老少，我所见甚少。

那些在救赎痛苦中的人，通常对自己极大的邪恶有大的感触，就是自己的所作，林林总总的恶事，就是可怕的堕落、苦毒、偏邪，就是偏执刚硬的心，就是知道在上帝眼中他们极大的亏欠，也知道罪所带来的可怕的审判。通常他们清楚明了那永久悲惨的可怕的深坑，同时也知晓那把他们掌管在手中的上帝大有愤怒，他们在这震怒前大大惊惧，他们感到上帝怒火已兴起，在加增，也知道自己大有危险，因上帝不会再容忍他们，他要把他们剪除抛入那他们明明可见的可怖深坑，同时他们也发觉无路可逃。以往他们所靠赖的、并引以为傲的，现于他们只是虚空，他们陷入绝望。面对愤怒上帝的意志，有许多人在他们的极致情况下，非常清楚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无法逃避眼前毁灭。他们时刻都在恐惧之中，恐怕那毁灭要临到他们，他们也深深确信这是完全公正的上帝拥有全部权能。很多时候，圣经表现上帝权能的经文使他们的心得了安定之处，使他们得以安息。正如曾发生的，他们被带到并卧在上帝脚下，在极大痛苦后，在黎明之前，降伏在公义全能的上帝面前，他们得到镇定和平静，但他们肉体的力量也耗尽了。有时他们看似毫无生命了，这时光出现，一个荣耀救主，以他奇妙丰富的恩典，带着圣经的甜蜜邀请，常向他们显现。光来得有时突然，有时缓慢，使他们的灵充满了爱、渴慕、喜乐和自惭形秽。他们的心为奇

妙可爱的救主所吸引，只愿伏在他脚前的尘土中，以能看见拥抱并被他拯救。他们渴望能在他的荣耀里，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在自己眼中他们就是可鄙的，并满怀忌恨。心意更新的表现随之而来，一次又一次，恩典在作工，如以前作工于那些归信的人一样。其中也有艰难、试探、困挠和安慰，只是在许多情况下，那光和安慰比平常更为强烈。许多非常年幼的人也曾有此经历，有些正如我们在经上所读的：“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疯，大声喊叫，就出来了。”（可 1：26，9：26）也可能这些事正是为这样的类型而设的，有些人的巨大痛苦有数次反复，然后才得解脱，也有的有这样的痛苦，后来痛苦过去了，但并没有随之而来的解脱。

有人反对说，这是极大的混乱，因许多人一起在那情形下造成极大声响，并说，这绝不是出于上帝，因上帝是有序的，而非混乱的。但要考虑恰理解何谓混乱。就是事物的次序，本是合宜安排的，连接有序以达目的，现今那次序与合宜的连接被打断，以致不达目的。这即为混乱。现今这些罪人归信，是因确信这宗教的手段可达目的。我只是想，这些大为感动的人们，在那庄重崇拜的时候，若能做到，就应当克制外在的表现。但若上帝乐意去坚定人们的良知，以至他们不能避免外在的流露，甚至于打断他们参加的公众集会，我不认为这是混乱，或是不愉快的中断。若是这样，我宁愿在下一个安息日，在全地上所有公众的集会，都有这样的为上帝而来的混乱。我们无需为手段的次序被中断而遗憾，若这是为了达到那次序的目的，那出发去找寻财宝的，若中断就碰到了财宝，他断不会因为这使他停下来了而遗憾。

除了那为确信和痛苦所胜过的，我还见过许多后一种的情况，即他们肉体的力量被拿走，因他们经历到了那救主的荣耀超卓，和他那牺牲的大爱的奇妙，同时也不同寻常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污，由此也对自己大大的轻视和厌恶。正如我们希望的，这里不仅有新信的，也有以前就信了的，

他们在爱和喜乐中涌出热泪，也显出极大的痛悔和羞愧，因知道自信了以来并没有住在上帝荣耀里。比起从前，他们更认识到自己的卑污和内心的罪恶。他们随之有了大大的渴望，以后要胜过从前，而自己也改变了：许多人如今满有对他人的同情，渴望人们也得拯救。我还可提到许多其他事，关乎这奇特的工作，以符合那被坚持的标记。所以如使徒约翰知道如何给出圣灵作工的标记，那就是这样的工作。

造物主给了我这职分，使我到了上帝曾作工的地方。我很荣幸，曾有两年与可尊敬的司徒德（Stoddard）同居一地，在那时间，也与他所牧养的许多人相熟。在那以前，他牧养的许多人的经历，我也是熟悉的，那都是和所有正统圣徒的教导相合的。在后者，一件工作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进行，但明显和以前出现过的是一样的工作，只是有了些新的情况。若说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们就得抛弃所有关于归信和基督徒的讲说，也当抛掉圣经也得抛掉启示宗教。我并不是臆断说圣灵影响的程度决之于人的身体受感的程度，也不是说身体所受最大的影响总是最好的经验。

当然，观察到的也有不审慎无规律并有幻象夹杂其中，但这并不以为奇，因宗教改革已有一个长时间的全面了无生气，一旦有了新的奋兴，难免伴有这些事。上帝最初的创造并非全新美好，其中有不完美，黑暗并有混沌和混乱，而后上帝说“要有光”，一切才得完美。上帝开始他拯救世人的伟大工作，是以色列在埃及长久为奴之后，那时也曾有真伪奇事神迹相混，这使不相信的埃及人心肠刚硬，怀疑整个工作的神性。神的约柜曾被长久忘却搁置一边，当以色列人重新把约柜抬出来，他们没按规矩求向神，（王上 15：13）当时上帝的众子来到上帝面前，撒旦也在其中。所罗门的船，运来的不仅有金银珍珠也带来猿猴和孔雀。在漫长黑夜后，黎明来临，我们也不能指望光明中不夹有黑暗，不能指望一刹那天光大亮，地里出产的果子，在熟之前总是青涩的，而后慢慢变完美，同样，基督告诉



我们上帝的国也是如此：“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 4：26-28）

这工作中伴有的不审慎和错误，是不足为道的，要看到这种情况下的常是年轻人，尚无定性和经验，年轻气盛，易走极端，撒旦总要想方设法掌管众人，一旦发觉不再可行，则把他们趋向极端，由此来羞辱上帝，并伤害宗教。无疑有一错误的处理，即在许多地方，人们明确看到他们的牧者对这工作有不好的评介，基于这个理由，这些牧者不敢在这工作中作指引，由此也就没有了指引。毫不为奇，当人们没有牧羊人时就会走失，在这状况下的人们，迫切需要长期的指引，而那些牧者又自知智慧有限，迫切需要更多的智慧。若一群人中有牧者对灵的工作表示欢迎，并为之欢喜，然而这群人和牧者对这不寻常的灵的工作都所知不多，这于他们全为新事，全无经历，也尚没观察这些事的趋向、结局和后果。这些经历的愉快影响今日已见到了，正是那些上帝使我与之同住的人们之中，今年在这里所见的灵的工作，比之六年前的那次要纯正多了，可看到这里更加属灵的，没有自然和朽坏的混杂，也没有激烈的疯狂和夸张。这工作在上帝和人面前显出了深深的谦卑和羞愧，更少见不审慎和混乱。这其中有个特别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从前当这些人在安慰和欢欣之中，太多的忘记了他们与上帝的距离，由此急不可耐讲述上帝的事及自己的经历，讲论中有诸多轻浮之处，如今则不再有此表现。那欢乐是更庄重的可敬的且是谦卑的，就像是上帝所指引的（诗 2：11），然而这不是说那欢欣没有那么大了，相反许多时候是更大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从前就在这灵的工作中，如今比从前有更大的与上帝的交通。他们欢乐是另一方式，使他们谦卑，使他们心碎，从此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当他们讲说自己的欢乐，就不是伴着笑声，而是热泪，由此那从前笑的，如今哭。然而由他们合一的见证，他们的欢乐

如今是更纯洁甜蜜，而从前的欢乐则更多激发他们属肉体的精神。如今他们更象雅各，当上帝在伯特利向他显现时，他看见了通到天上的梯子，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又如摩西当上帝在山上向他显出荣耀，他就赶紧向前“跪在地上”。

## II.

由此我们要警醒，不要作任何事去反对阻挠这灵的工作，反而要尽我们可能去促进它。如今基督从天上来了，这明显奇妙的工作正是他的圣灵的作为，所有他的圣徒都当来认他，把荣耀归给他。

基督和使徒时代犹太人的例子，足以说明那些不承认这工作的人们，其定是心中满有嫉妒，由此说话做事都疑虑重重。基督那时在世上，世上的人却不认他。他来到他自己的民中，他的民却不接纳他。他们手中的圣经多说预言基督来临，他们也长久盼望，然而基督来并非以他们期待的样式，不合他们属肉体的理性，他们就不认他。相反他们反对他，视之为癫狂，而他所做属灵的工作，他们也斥之为鬼魔的灵。他们为那成了的大事所惊奇，却不能明白，他们有诸多绊脚石，最终不能认他。而当圣灵在使徒时代大大浇灌，他们看了，以为是混乱和胡闹。他们以所见所闻为希奇，然而却不能相信。那最是不认上帝工作的，正是那些自以为有聪明有知识的，正合了以赛亚先知的話：“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赛29：14）许多以宗教和敬虔而闻名的人，大大抵挡这工作，因他们看到这工作会使他们的荣耀受损，并要斥责他们的假模假样和不冷不热。他们中有些人，更是恶毒的公开诋毁上帝的工，把它叫做鬼魔的工作，违背了良心，由此犯了那不可饶恕的亵渎圣灵的罪。

基督的另一次来临，是灵的来临，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如他的第一次来

临，也是在经上有了预言的，这是上帝的教会所长久盼望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讲的灵的来临，在许多方面，与上次来临是相平行的。确实，最近上帝的可见的教会所陷入的低迷状况下正如基督来临当时犹太人会中的情况，所以不奇怪。基督来临时，他的工作对大多数人而言也看为奇怪，然而，若不是这样，那才是真正出奇了。不管目前这工作是否即是那开端，即正如人所常盼望的基督要来建立他的国，然而，很明确，正如曾说到的，这工作是来自同一圣灵，为同一本质。同样，那些长久拒绝承认此为基督工作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教会中作教师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那古代犹太人拒不认基督，无疑会激起上帝的震怒。尽管他们道中多有绊脚石，即是他们不信的理由。犹太人会中的教师发现了数不清的绊脚石，那是他们无法越过的。在基督中显现了许多事，即在他升天后圣灵的工作，对犹太人而言全为希奇。他们看来是确信自己有充分理由不信这些事。基督和他的工作对他们而言是绊脚石。但基督说：“那不抵挡我的有福了”。正如基督来临是希奇的出人意外的，他并无在犹太地多行神迹，显示给那些有机会看见却不信的人，这些人在上帝眼中大大有罪。基督谴责他们：“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路 12:56-57）

这至大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在此显现了许多时候，藉他的能力和恩典作了荣耀的工作，且是如此广泛，全地可见，但许多人，包括教会中的许多教师，却不以此为他来了的证据，不接纳他承认他，不把荣耀归他，不在他恩典的显现里喜乐。不要想，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是看为无罪。这些人也没有为他献上感恩，尽管他在恩典中作了有荣耀和有福的大工，其中多有显出他的良善，比之他曾给我们的属世的祝福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长久的沉默无疑会让上帝震怒，特别对于那些牧者。这是一种隐藏的反对，实在会阻碍圣灵的工作。这些沉默的牧者是在抵挡上帝工作的道。正如基督

之前所说的：“那不和我相合的，即是抵挡我的”。那些人站着把这工作看为希奇，不知如何应对，也拒绝接受，有时甚至乐意说不恭敬的话。正如那从前的犹太人，这些人要仔细省察并要恐惧保罗曾指着他们说的话：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徒 13：40-41）。那些人不能相信这圣灵的工作是真的，因它有不寻常的程度和方式，他们当思量那不信的撒玛利亚人的主，他说：“看哪，若耶和華要打开天上的窗，怎可有这事？”以利亚答道：“看哪，你的眼要看见这事，你却不得吃那食物”。那所有见这工作为乌云和黑暗的，正如埃及人眼中的云柱和火，要留心这尚不是他们的毁灭，因它还要给上帝的以色列人带来光。

我要劝那些沉默的人，他们因要行事审慎，等待看见事情的结果，即那些在这圣灵工作中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言谈会有何结局？但这些沉默的人要省察，这是否足以为长久不认基督的理由，况他在全地上已有奇妙的满有恩典的显现。也许有许多这样长久等待的人，并不知等待的是什么。若他们是要毫无困难地看见上帝做工，毫无绊脚石，这就正如那愚顽人，站在河畔等那河水流尽。不要指望，上帝的做工是毫无绊脚石的，“总有人是要抵挡的”，上帝大大显现在世上，从来不是不拌有困难的，上帝的工并他的圣言，在人看来是满有希奇，于那属血气的不信的心是混乱的，难以相信的。基督和他的工，对许多人而言，从来就是，以后也会是绊脚石，抵挡的磐石，是许多人的陷阱和网罗。何西亚先知讲到上帝教会的荣耀奋兴（何 14）。当上帝如甘露临到以色列，他就要如百合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扎根并枝条伸展。然而先知结语道：“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華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何 14:9）

很有可能在现今的圣灵工作中绊脚石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我们可能会在认信者中见到更多判教和有大罪的例子。如果一种绊脚石清除了另一种又会出现，基督的工作并他的寓言，这些于那些人的黑暗的心灵而言是困难的，然而这是有目的的，即是为试炼他们的趋向和灵的感觉，让那些弯曲的心和那不信的悖逆的、吹毛求疵的灵，“看是要看见，却不得明白”，那些要等着看了工作结局的人，想着随时间过去他们就能更好地作决定，但他们许多人也许是错了。那些看见基督神迹的犹太人要等着看那更好的证据，即他就是弥赛亚，他们要一个天上来的记号，但他们是空等一场。他们的绊脚石没减少而是加增了，他们等个没完，也就越发刚硬越发不信。许多人祷告那圣经所预言的荣耀变革，却不知他们祷告的是什么（就如犹太人祷告受膏者的来临），故那事件即使来了，他们也不认不接纳。

在这装假的审慎下，这些人长久等待，不愿承认这圣灵的工作，最后恐怕会被证明是太不审慎了。他们会由此与那大大的福分无缘，由此错失良机，不得见那神圣的光明、恩典、安慰，属天的永恒福乐超乎上帝曾给新英格兰的。当那荣耀泉源如此奇妙方式打开，人们涌来，从中得了灵里所需的丰富供应，不信的人却企得远远，怀疑、希奇、拒不接受，如此这般直到那宝贵的时间过去。这却有些奇怪，那些怀疑这工作的人，曾见过如此不寻常的外在的显现，却如此容易怀疑，心中没有苦痛，没有要问自己，在哪里曾见这样的事。他们也没有仔细考察和殷勤探询，没有亲自去考察三两个例子，直到自己完全信服所考察的结果。我毫不怀疑，若他们曾这样做，那些封闭不信的心就会心悦诚服。这是何等的错误，他们从别人不确定的非难，就胆敢去轻慢这些事。一个不信的犹太人的劝告，可教给他们更多的审慎，“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徒 5:38-39）不管这话是否足以让人相信，这

是否是上帝的工作，但我希望将来，他们多少可以听听迦玛列的劝告，就是如今提到的，由此不要反对这工作，也不要说好说歹，即使是间接的会有否认他的趋向，也不可说，免得冒犯了圣灵。于人的灵魂而言，没有比这更有害更危险的罪，即是冒犯圣灵。我们宁可说话冒犯了圣父或圣子，也不可说话冒犯那在人心中满有恩典的运作的圣灵，没有比这等事更能阻拦我们得到圣灵在我们灵里运作的益处。

如尚有人决意要在这些事上说虚妄的话，我要劝他们留意，不可犯那不可赎的罪。当圣灵大大发出，人的私欲，不冷不热并伪善受到圣灵有力运作的斥责，这时最有可能犯这样的罪。如果这工作继续下去，若是行在许多有敌意的人中，恐还算好，因众人都不信，这些人也就不算有冒犯圣灵的罪。那些恶毒抵挡咒骂这工作的人，称这为恶魔的工作，犯了只一样不可饶恕的罪，就是背了自己的良心。有人如此小心，不公开抵挡咒骂这工作，但要恐惧这事，在今天它是如此荣耀地出现来打击他的仇敌，那些沉默无动于衷的人，特别是牧者，会受到上帝天使的诅咒，“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華，不来帮助耶和華攻击勇士。”（士 5：23）

因上帝已从天而降，在这地上已奇妙的方式显现自己，我们不能作任何他想，只能是我们灵的状况大大受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敬重上帝的恩典，那不能在其中得欢乐的，会变得更加负罪和悲惨，从来如此，这样的时刻已证明是禧年，对那些接受并促进这工作的人是大有恩惠的季节，对一些人则是伸冤的日子。（赛 61：2）当上帝发出他的言语，总不会落空，何况是发出圣灵。当基督来到犹太地时，许多人轻看弃绝他，那结果却证明，这事并非无关要紧。上帝让所有人感到基督在他们之中，那没有感到安慰的，将感到大大的忧愁。当上帝只差了先知以西结到以色列民中，他宣告说，不管他们是听还是不听，然而他们都知道有先知在他们之中，我

们想想，当上帝如此奇妙地临到这地，他会使新英格兰全地的民，都知是耶和華来了——我来了，在这最后之地。

### III.

论到那些这圣灵工作的朋友，那些参与并热心促进的人，我要恳切劝慰他们，要避免错误和不当行为，不管这工作是何等暗昧不明，总不要给机会那些准备诋毁的人。使徒很谨慎的不给机会那些寻求机会的人，同样使徒也告诫提多要自律警醒，使自己的讲道和行为都“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多2：7—8）我们要灵巧如蛇，温顺如鸽子，这不是小事，即我们在如今的世代行事为人都要纯洁无暇和小心谨慎，我们当提防这圣灵工作的大敌要尽力抵挡我们。若他可使我们盲目被误导，我们就被他胜过。他知道这样就能大大有益于他的目的和利益，强于他胜过了千百其他人，我们要警醒祷告，因我们只是小子，这咆哮游行的狮子能胜过我们，这古蛇也能欺骗我们。

谦卑和不自以为是，完全靠赖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防卫了。我们要特别警醒灵里的骄傲。不寻常的经历和安慰，还有天上的大恩典，这是我们可能人人都领受了的，但我们却不可因此自高自大。在受了这样的恩惠后，我们要格外小心，以严格忌邪的方式察看内心，以免为自己曾领受的而自高自大，自坐高位，自以为如今是最出名的圣人和天上特别的宠儿，以为上帝的秘密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不要假想是在众人之上，在这邪恶的世代最适合作进深的大教师法和法官，也自欺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分辨能力，自认为先知，是天上来的不凡的使者。当我们有了上帝给我们灵里的大发现，不可在自己眼中放光。摩西去山上与上帝交谈时，虽他的面放光以至亚伦和民众不能直视，然而他不是在自己眼中放光，“他不知自己的脸放光”。任何人都不可想自己不会有灵里骄傲的危险，即使

是最为方正的人。上帝看保罗也不是没有这危险，虽然他也许是有史来最卓著的圣徒，即使他曾在第三重天与上帝交谈。(参看林后 12：7)骄傲是心里最坏的毒蛇，这是创世以来的第一宗罪。在所有罪中是最下位作基础的，行事的方式最为隐秘，欺诈最难觉察，不管是作为哪一种私欲，这罪长欲混淆万事，没有比之更仇恨上帝，要和福音的灵作对的了，也没有比之更危险的结果。就是这罪，没有比这更邪恶地能进入圣徒的内心，并从中现了他们的幻象，我就曾在卓著的圣徒身上，见过多次这样的事。恶魔现今来到了门口，即在一些卓著的不寻常的与上帝的交通之后，就恶毒地迷惑和引了这些人入歧路，直到上帝慈爱的开他们眼拯救他们，他们随后也醒悟过来，知道是骄傲背叛了他们。

一些上帝工作的真朋友也犯了错，过于看重他们心里的冲动和强烈印象，以之为天上来的征兆，是必要发生的，或是以之为上帝的心思意念，是必要成就的。他们也相信，在圣经中上帝的心思意念，正是藉这些冲动来显出或启示的。这些印象若真是从上帝而来，就本质上大大不同于他的恩典对圣徒的心的影响。他们的本质是圣灵不寻常的恩赐(gift)，是合宜地默示的，就如先知圣徒和其他古时的人所具有的，这个使徒将其与圣灵的恩典(grace)作了区分。(参见林前 13)

有些人如此看重这冲动，其中理由是，他们认为教会欢乐日子到来的荣耀，部分在于恢复圣灵不寻常的恩赐。这个见解，我相信部分是由于欠缺合宜的考虑和比较两种圣灵影响的性质和价值，即是一为一般的和有恩典的，二是不寻常的有奇迹的。前者是优胜和荣耀的，正如使徒保罗所着力辩明的。至于不寻常的圣灵恩赐，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林前 12：31)这即是一更优胜的圣灵影响的方式。在接下来一章，他继续展示何谓更优胜的方式，更是圣灵的恩典，主要是由仁爱或圣爱构成。在整章里他说明这比默示更好。上帝与



世人的灵交通他的本质，以心里独特的恩典，更多于所有神奇的恩赐。上帝祝福的形象在那里而不在这些。卓著，幸福和灵里的荣耀直接构成了前者。这根无限发展结了更卓著的果实。救恩和上帝的永恒喜乐是由神的恩典所应许的，而非由默示。一个人可能会有这不寻常的恩赐，然而却在上帝眼中看为恶而下地狱。灵魂的属灵永恒生命乃在圣灵的恩典里，那是上帝只赐给他所喜悦的儿女的。有时他把一些人如猪狗一样抛弃，如他对巴兰、扫罗和犹大所作的那样。有些早期基督教会的人已落此下场，因他们犯了那不可饶恕的罪。(来 6)许多恶人在审判时会哀求，“我们不是曾奉你的名说预言吗，以你的名赶鬼吗？不也奉你名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吗？”那先知和圣徒的尊贵之处，不是他们受了默示或行了神迹，而是他们卓著的敬虔。他们心里的恩典，比之他们行神迹的恩赐，有千倍的尊贵荣耀。大卫自己得以宽慰的，不是因他是君王、是先知，而是因圣灵在他心里神圣的影响，给他神圣的关爱和欢乐。使徒保罗有丰富的异象、启示和奇妙的恩赐，比之所有的使徒更多，然而他虽看重所有这些，但若是为了得着基督属灵的超卓知识，就都愿放弃。不是靠才能而是恩典，使徒们才得以有确据名字被记在天上，基督在恩典中使他们大得喜乐，比之赶鬼的能力更得喜乐。心中有恩典，比之童贞女所拥有的更为尊贵，而她是有这样的身体，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在她怀里藉至高者的能力而怀胎。“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 11：27—28，也可参看太 12：47)圣灵的影响，或心里的圣爱，是天上最高的大天使的最高的尊贵荣耀，然而正是藉此上帝和他的被造物得以连接，即是与圣父圣子连接在他们的荣美和喜乐中，这里圣徒们与神圣的本质有份，有基督的喜乐充满心中。

圣灵的一般成圣的影响是所有不寻常才能的目的，正如使徒所讲明的。

(弗4：11-13)除了是为此目的，再没有其他好处，若离了此就一无是处，而其中的人只有加增悲惨。据使徒所观察的，这就是上帝的灵与他的教会沟通的最好的方式，即是历代教会最大的荣耀。这荣耀使地上的教会最象天上的教会，乃在先知方言和各样奇事神迹退去之后，上帝的圣灵以更好的方式求沟通，正如使徒保罗曾说到的，即是仁爱或圣爱，“那是永不止息的”。由此教会欢乐时候到来的荣耀并不都需要这种特别的才能，因教会的状况要最接近天上完美的状况，故我相信会是这样，即所有不寻常的恩赐都会减少消失，所有星星、并在夜里或黑暗时发出反射之光来的月亮，将太阳的神圣之光出现后他们就消失了，使徒说若是与圣灵的圣爱相比较，这些默示的恩赐是小儿的把戏。这恩赐只是在教会尚是孩童时所有的，直到有一日教会有了完整建立的规则，而所有一般的恩典的方式也固定了，这些孩童之事就要消失，因教会就已长成人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13：11,也请比较前面三节的经文)

使徒保罗在这章经文里讲到了预言方言和启示要在教会中渐退消失，即在教会从孩童长到成人后，他所说的看来不仅是这世界的成年，也指天上的，因他讲到这样的成年状态，其中三样，信，望，爱，要在启示神迹消失后存留，因在最后一节他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使徒在此说话的方式和前面他所讲的多有关联，这是个明显的反题，即存留与止息、逝去、消失相对，即是第八节所说的，使徒讲到的有默示的恩赐，即是教会作婴孩时的引路绳，终将消失，因教会要长大成人。他转头再考察，当那些都止息消失后有何存留下来，他看到了有三样是会在教会中存留的，即信、望、爱，由此他所说的教会成年的样式，是更完美的，要来到这地上的，特别是在末世的时代。从此两种样式，可以更合宜的观察哥林多教会，因使徒以前观察这教会乃是婴孩(第三章1-2)。因那时此教会看来比

所有其他有更多的行奇事的恩赐。当那所盼望的教会的荣耀样式来到，那渐强的光是如此强烈，也回答了那曾说的“不明白之事”，即是十二节所讲的要面对面（也参看赛 24：23，25：7）

由此我不指望恢复这些行奇事的恩赐，即是在教会荣耀来临之日，我也不指望它。在我看来，这些并不能加增教会的荣耀，而会使之减少。对我而言，我宁愿享受圣灵的甜蜜同在，显出基督之灵的神圣荣美。无限的恩典和不尽的爱，由此而有信心的神圣操练，并圣爱、甜美的和对上帝谦卑的欢乐，若有这些为时片刻，也胜过整年作先知说异象和启示。我也认为上帝更可能在预言的黑暗世代给圣经直接的启示，而非在如今地上教会要迎接最荣耀最完美样式的时候。我也不认为这欢乐样式的来临需要有这些不寻常的恩赐，并以此来在全地建立他的国。我曾见那更卓著的方式显出上帝的大能，这使我确信没有这些行奇事的恩赐，上帝也可建立他的国。

我劝上帝的子民要谨慎如何留心这样的事，我曾见许多失败的例子。也从经验中知道，那大能力的印象，有来自那出名的圣人的真实心灵，甚至是在不寻常的恩典运作之中，并有与上帝的甜蜜交通，心里也强烈受感于圣经的经文。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确保他们有天上来的启示。我就曾知道这些印象是失败的，在一些事例中，就有所有这些情况。上帝所给我们确凿的预言，如同黑暗中的闪电。若要离开这预言反去追随那些印象和冲动，就如要离开北斗的指引，去跟随南瓜、灯笼，怪不得有时他们就变得可恶的夸张。

还有，看见了出人意外的默示，我们也不可轻视人的学问。有人断言在牧会工作中学问于事无补，这说法有欠考量。如果他们真有考虑，就不会这样说了。我所说的学问，相信别人也会认同，就是指由人和其他手段所得的通用知识的提高。由此，若说学问无用，就如同说小孩的教育，或者说通用知识，即那成年人要比小孩多的，这些也都无用。若是这样，四岁

的小孩在上帝的教会中都可作教师，通过他的教导也可促进上帝的国。就如同是一学问很好的三十岁成年人，因他也有同样程度的恩典。若成年人有更大的能力和优势来服务，因他比小孩更有知识。无疑，尽管他们有的恩典与小孩一样，但因知识较多，就更有能力和优势来服务，知识的增加无疑会使人的优势增加，无论是为善或是作歹，按他自己的品性，不容置疑，上帝使保罗的学问大大有益，正如摩西和所罗门一样。

若由人的手段而得的知识不可贬低，那得知识的手段，即是学习，也不可忽略。这于教导众人是大有益处的。虽然，圣灵充满的有力影响，有时可使人说话大有益处，即使没有学习。但若只指望天使把我们托起不至落在石头上，这不能保证我们不会从圣殿尖顶之上跌落而粉碎，而从殿顶下来其实是另有途径的，只不过不那么快捷。我切望于公众中讲论的方法，不可全被忽略，这于明理和记忆都大有裨益。

另有一事我要劝上帝的子民仔细思想，在何种程度何种基础上圣经的规则，可真的合适地用于检视其他认信的基督徒是伪善的，是对真宗教是无知的。我们都知道有这种或那种的判断和审视，是圣经经常严格禁止的。我渴望这些经上的规则能为人所细看权衡，由此可考虑我们是否可以之分辨人的情况，并断定他们是恶人，尽管他们是认信的基督徒，且有可见的交谈。要细想这在新约中是否实际上为基督所禁止。若是这样，无疑基督的门徒要避免这种行为，不管他们认为理由有多充足，有多需要，有怎样好的倾向。很清楚的是，这种上帝以之为特权的判断，不管是什么，于人都是禁止的。我们知道对众人内心的判断，常常讲明是上帝的特权，只是属乎他的，就如列王记上所记的：“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们，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王上 8:39）若我们考察，这些对内心的判断，虽讲明是上帝的特权，所针对的不是特定情况下人的心思意念，而是主要针对宗教上认信的人的内心状况，也即是

认信之事,看看下面的经文,这就会明白显示出来,如代上 28:9,诗 7:9-11,诗 26 整篇,箴 16:2,17:3,21:2,伯 2:23-25,启 2:22-23。这样的判断乃是上帝的事,于人是要禁止的,就如罗马书 14:4 所言:“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雅各书 4:12 也讲道:“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再有,哥林多前书 4:3-4 讲道:“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再有,在审判之日为合宜工作的任何判断,对我们而言也是不容许的,就如哥林多前书 4:5 所记:“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但是,要分辨假冒伪善的人,因他外貌有敬虔和可见的言语,就如真圣徒一般,或者说要分别山羊绵羊,这是审判之日合宜的事务,甚至表现为那时辰的主要事务和目的。由是人们犯了大错,因这些人要自己来肯定地裁定谁是否真诚,在真圣徒和伪君子间立一界限,要分辨山羊绵羊,一放右,一放左,也即是要在麦子中分辨稗子并将其清除。因主的仆人中有多人认为自己在此事上胜任有余,并跃跃欲试,只是那主人说“不可如此,恐怕你拔稗子时把麦子也毁了,等两样一起成长,直到熟了到收割时我自会仔细分辨”。这就是马太所记载的(太 13:28-30)。这和前面提到的使徒保罗所禁止的相合,即“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林前 4:5)。在此谕言所讲的打理田里收成的仆人,无疑也就是管理葡萄园的仆人(路 20)。在别处也出现为那收割之主的仆人,奉差在田里作工人。我们知道这些即是指传福音的人。如果这就应了马太 13 章所说的谕言,在人都睡了时,长久的沉睡,即教会死气沉沉的时期,有敌人来撒下稗子,到了抽穗时,即是宗教复兴时候,有打理这田地的人说“让我们来拔掉稗子”。我知道

这一些曾经历宗教力量的人，有很大的倾向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分辨断定他人的状况，只须和他人交谈几句就可以知晓底细了。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是错的。我以前也不曾想人心会如此难测度。比之从前，我仁慈减少了，但我的不仁慈也减少了，我在恶人中见到了更多的反面，即他们多有敬虔，而在敬虔人身上则看到了不断的败坏，比之我所知的更为属血气，顽固不化，并全然假冒伪善。随着年岁增长，我更明白了上帝是要以此挑战，以他的权柄来试验众人的心。要让这事顺其自然直到收割之日。我实在敬佩上帝的慈悲，并他对我与众人的慈爱。他没有将此事交给在可怜软弱目光短浅的被造物手中，这被造物是如此盲目、自大、不公、偏见和满有欺诈，但他却将此事交给那无比合宜的人手中，也以此作他的权柄。

有些人的讲论，并他们对自己经历的见解，非常自满，自以为上帝的宠儿，除此以外别无可能。正如所要求的，对此要满有爱心，然而我们须让圣经自己说话，圣经就讲到圣徒里面的一切，都是属灵的神圣生命，就如隐藏的一般。（西 3:3-4）他们的粮是隐秘的吗哪，他们有别人所不知的食物，一个陌生人是不可能干搅他们的快乐的。那颗心是个隐藏的人，就是他们从中得了神圣的与众不同装饰的，这是只为上帝所看见的（彼前 3：4）。他们新的名字是基督所给的，除了那领受了的，没有人可知道（启 2：29），就是说，对真以色列人的赞美，就是那行了心里割礼的，这赞美不是属人的乃是属上帝的（罗 2：29），就是说他们是明确可知的，是可分辨出来的以色列人，因此也就有属乎上帝的荣耀。即如这同一个使徒所表达显明的（林前 4：5），在这里他讲到判断谁为真正的基督徒是上帝的特权，即他在审判之日会如何作，使徒还说“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犹太是个不寻常的例子，他身列众使徒之中，同样有真实的经历，但是他的同伴看似从未怀疑他是真门徒，直到一日他发现自己作了可憎之事。亚希多弗的例子也很不寻常，大卫从未对他疑心，虽大卫是如此聪明敬虔，

圣灵充满并熟读经书，他胜过一切教师、古人，也满有年岁的经验，判断力最为成熟，他是大先知，且熟识亚希多弗，以之为密友，在宗教和灵性的事务上，两人过从甚密。然而大卫从未能发觉此人乃伪善之士，反视之为圣人。大卫欣赏他的宗教谈话，他以此为甘甜，并视之为有名圣徒。在自己民中大卫使之居高位，以之为自己灵性上的指导参谋。然而此人不仅非为圣徒反为恶人，是谋害人命的不可救药的全然败坏之徒。正如诗篇所写道：“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街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诗 55：11—14）

设想人有能力和权利去判断那可见到的基督徒的灵魂状况，然后对其作公开的区别，断定其为圣徒或为伪善，那真圣徒就作可见的同伴，而伪善之士则另计。两者由人所作的篱笆分开。这样行为实为自相矛盾：因这样就假定了上帝赋予人权利，在他可见的教会里，去另立一可见的教会。因讲到可见的基督徒和可见的圣徒，是指那些在公众爱心中接受的人，没有人有权利把任何可见的教会排除，除非是在正常的教会程序内，而这是上帝已在可见的教会里设立了。我劝勉那些热心促进上帝事工的人们，要认真思量此事。我确信，这里有许多人关注灵里的事，现今若听不进我的忠告，将来多有历练，就会有我同样的心思。

我还有一事要正告，那些热心上帝荣耀事工的人，要避免与对头争议时过于激动，或是怒火填膺，特别是不可在公众的祷告和讲道中，执意要攻击对头的迫害。若是那迫害有十倍之多，我也不认为值得去多讲它。若是基督徒如同绵羊，受到迫害时就不宜抱怨和哭喊，他们就当成了哑巴不开口，就如我们心爱的救主的榜样。不当如猪，稍被碰到就大声嚎叫。我们不应去想或说要让天上降下火来，就是当撒玛利亚人抵挡我们不接纳我们

到村子去的时候，上帝的热心传道人要思想使徒保罗给热心传道人的教导，“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提后 2：24—26）

我要谦卑劝勉那些爱我主基督耶稣的人，为促进他的国，要留意主留给我们最好的审慎规则，“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得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 9：16-17）我是担心现今世上有些地方因为忽略这规则，以致酒已流光了。虽然我相信，我们处理宗教事务的时候，太局限于既定的条条框框，使得我们的宗教生活坠落到徒有其表。然而，那外表上大有革新的，无论为何物，都会使人震惊和惊奇，从中就多有闲言和争吵，这大大有碍于宗教力量的进步。这会激起一些人的反对，使一些人的心思偏行，更多的人则因之而困惑疑虑，致使人们离开正事，空掷岁月。故此但凡与一般行为不符的，若非本质上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避开。这里我们要追随一个好榜样（保罗），他在传扬宗教力量的事业上大有成功，对此他写道：“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 9：20-23）